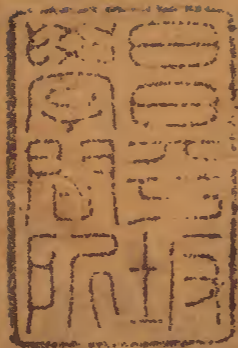


八閩通志

八十一卷



| | | | |
|-----|---|---|---|
| 漢書門 | | | |
| 九 | 〇 | 七 | 類 |
| 二 | 一 | 三 | 號 |
| 四 | 一 | 二 | 函 |
| 冊 | 架 | 冊 | 架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九 | 〇 | 七 | 漢 |
| 二 | 一 | 三 | 書 |
| 四 | 一 | 二 | 類 |
| 冊 | 架 | 冊 | 架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9072 | |
| 冊數 | 24 | (23) | |
| 函號 | 292 | 84 | |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淺草文庫

祥異

祥異之見未有不由於人也漢東海孝婦以冤

死郡枯旱三年于公辯其冤太守殺牛自祭孝

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夫以一人之枉直而

祥異之徵其速如此况一省一郡一邑之政有

得失而不足以致祥異之徵乎然竊聞之徵之

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勝之則凶可為

吉無德以當之則吉乃為凶故德足勝妖則妖

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為妖妖不自作人實與之是以為政者不以祥異為休咎亦勉於德而已矣閩諸郡祥異凡前代載籍所紀及近代見聞之可信者皆足以垂示鑑戒不可棄也乃志祥異

福建布政司

諸史所紀祥異凡統言福建者悉志於此

唐

大曆二年秋福建水灾

建中三年六月福建大旱井泉竭人暍且疫死者甚衆

貞元六年夏福建道疫

太和二年福建進瑞粟二十莖

開成五年夏福建蝗疫

大中二年七月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粟十莖莖有五

六穗

五代唐

長興四年閩地震

按通鑑綱目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庠陋及延鈞僭偽大作宮殿極

土木之盛尹氏發明曰延鈞以弒逆得國遂至僭竊又驕淫不道綱目書閩地震者明他國無預閩地獨震也未幾兵亂繼作遂至不得其死天之告戒果可忽哉夫以區區蕞尔之境而天戒猶若此况奄有四

海者

宋

天聖四年九月壬申閩諸州雨水壞民廬舍

元祐八年福建海風駕潮害民田

大觀三年福建旱

紹興二年春福建饑斗米千錢餼饑繁急民益難食令

臣移廣粟以賑

六年春福建饑令帥臣部使者振粟勸分且漕廣粟以助

隆興二年正月福建諸州地震

乾道三年八月霖雨閩木麻菽粟多腐 六年夏福建

路旱福建三州為甚

淳熙十一年福建旱 十二年福建饑六麥令守臣賑粟

十四年福建旱振之 十六年五月福建大霖雨

紹熙二年四月福建路霖雨至于五月 五年九月雨

至于十月福建亦苦雨

嘉泰二年六月福建路連雨至于七月丁未大風雨為

灾

開禧元年福建旱

嘉定八年閩旱 十四年閩旱福州為甚 十六年閩

亡麥禾 十七年五月福建大水建寧南劍尤甚七

月丁酉朔命福建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

紹定三年福建蝗

嘉熙四年福建大旱

淳佑七年福建水 十一年閩旱

寶祐元年閩旱

咸淳十年閩中旱 冬十月閩中地震

德祐元年三月閩中地復大震

元

光貞二年福建饑賑粟有差

至正十四年福建大旱

福州府

唐

貞元十二年大水 十七年劍池水赤如血

宋

太平興國八年二月知福州何允昭獻芝二本

至道二年四月福清縣解雨黃黑豆又長樂太平二鄉

雨黑豆皆堅實異常

景德二年八月福州海上有颶風壞廬舍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懷安縣龍眼樹上紫芝連理

二年正月荔枝樹生連理芝二本 四年四月古田

縣僧舍竹一本上分三莖 五年十二月候官縣山

上生芝草五十四本閩縣望泉寺生芝草十本 七

年四月獻芝草二本

皇祐元年七月生芝一十二本

政和二年福清縣龍首橋溪流暴溢忽深數丈有物翻

騰波浪間蕩居民數百家

時儀曹林摯及其弟璠挈家寓於文興亭俱沒

興十八年六月候官縣有竹實如米飢民採食之

二十年八月冲虛觀皂莢木翠葉再實 二十九年

七月戊戌水入城漂閩候懷三縣田廬官吏不以聞

憲臣樊光遠坐黜

隆興二年大旱首種不入自春至八月

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福清縣石竹山大石自移聲如

雷石方可九丈所過成蹊統四尺而山之木石如故

淳熙四年五月庚子大雨水至于壬寅漂民廬數千家

五年六月戊辰古田縣大水漂民廬圮縣治市橋墮

月乙巳暴風雨夜作福清縣及海口鎮大水漂民廬
官舍倉庫溺死者甚衆 十年八月霖雨自己未至
于九月乙丑 十三年冬十月甲戌火 十五年水
紹熙二年五月己酉朔水浸附郭民廬懷安候官縣漂
千三百餘家古田閩清亦壞田廬 十一年四月不
雨至于八月

嘉泰二年七月水害苗稼丙午古田縣水漂官舍民廬
甚衆溺死者二百七十人 三年四月瑞麥生 是
年十一月甲午火燔四百餘家

嘉定四年十月辛卯福州一夕再火燔城門僧寺民廬
千餘家死者數人 九年五月大水漂田廬害稼
十三年饑人食草根 十六年秋大水壞田稼十五
六 十七年五月大水漂水口鎮民廬皆盡候官縣
甘蔗砦漂數百家人多溺死 是年秋颶風大作壞
田損稼

嘉定四年颶風 十一月福州火
咸淳十年長樂福清二縣大旱

宋季時書錦坊有賣米者一夕雷震死其家三人大書

屍上凡九字 其文曰 兕口月 兕口月 兕口月 兕口月 兕口月 兕口月 兕口月 兕口月 兕口月 時盜起民貧至

有買糠充飢者雷擊之家賣米則先噴以水賣糠則和以木查雷所書九字人不能識有好事者書于萬壽塔柱以詢知者有一老過之曰但於其中直貫一畫則成文矣蓋謂米中用水糠中用木查也按羅源縣志所載如此而不著年月姑附于此

元

大德六年饑五月丁巳賑以糧一萬四千七百石

至正四年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八月 是年夏秋大

疫 十四年大饑人相食 二十三年正月連江縣

有虎入縣治 二十四年七月白晝獲虎于郡城西

二十七年十月丙辰雷兩地震十二月庚午又震有

聲如雷

國朝

成化十三年火燬還珠門及民廬數百家 十六年長

樂縣十八都昆由里地平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

踐之輒陷鄉人聚觀以為異明年復於其左湧起一

山廣袤五丈餘是年大疫傍近居民病死甚眾嚮聚

觀者悉罹其禍 十八年七月癸巳長樂縣大雨至

八月丁酉朔漂禾稼壞公私屋宇先是半占山裂時

一年也 至是崩壓居民廬舍死者二十有七人連江縣亦於七月甲午風雨惡甚至八月戊戌洪水橫溢縣治學宮倉廩壇壝及民舍田禾俱為所壞溺死者百二十人牛畜穀粟漂沒不可勝計 十九年六月庚辰大風雨拔木發屋壞公署民廬不可勝計環城敵樓戰屋摧毀殆盡閩侯官懷安長樂連江福清羅源永福閩清九縣濱江近溪屋宇夷蕩尤甚田疇禾稼崩陷推流過半官私舟船漂沒萬數民溺死者千餘人

二十年十二月戊寅夜地震有聲 二十一年自三月雨至閏四月終不止溪水泛溢湧入城市閩侯官懷安古田連江羅源閩清永福八縣漂流官私廬舍浸沒倉糧文牘渰溺人畜傷害田稼不可勝計繼復大疫死者相枕藉 是年十月丁未地震起自西北有聲 二十二年春旱五月以後大旱禾稼薄收連江古田二縣疫十無一二寧者 是年六月己卯夜地震九月丙寅夜又震 二十三年春旱無麥秋大旱無禾

建寧府

晉

太康八年十二月癸卯建安雷電大雨

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唐

大曆二年水灾

貞元十二年大水

嗣聖九年蝗

唐時建陽縣時山有雙松連理又有雙竹產於興下里

威懷廟外樹柯中

邑人因呼其地曰蓋竹建人方言蓋與怪同音疑所謂蓋竹當為怪

柯也按郡志所載如此而不著年月姑附于此

宋

淳化三年十二月建安軍城西火燔民舍官廨等殆盡

至道二年七月溪水漲溢入州城壞倉庫民舍萬餘區

天聖四年六月丁亥大水詔賜被灾家米二石溺死者

官瘞之

寶元元年自正月雨至四月不止谿水大漲入州城壞

民廬舍溺死者甚衆賜死傷家錢有差其無主者官

葬祭之

至和五年三月崇安縣嘉禾一本九十莖

治平四年秋地震

熙寧元年三月大雷雨州民楊緯所居之西有黃龍見
下有一木如龍而形未具七月大雷雨復有龍飛其
下及霽木龍尾翼足皆具歸合舊木宛然一體明年

繪圖像以進

政和四年八月州境竹生米數千萬石 是年木連理

乾道四年六月旱 五年七月丁巳瑞應場大際山棗

等山暴水湧出漂民廬溺死者甚衆

淳熙四年五月庚子大雨至于壬寅漂民廬數千家

十五年水圯民廬

紹熙元年十二月大雪深數尺查源洞寇張海起民避

入山者多凍死戊申海寇浦城縣焚五百家 二年

二月庚寅朔大風雨雹仆屋殺人三月癸酉大風雨

雹大如桃李實平地盈尺壞廬舍五千餘家禾麻蔬

果皆損五月戊申水

慶元六年五月大水自庚午至于申戊漂民廬害稼

嘉泰二年七月水害苗稼丙午建安縣漂軍民廬舍百二十餘丁未山摧覆民廬七十七家

嘉定二年十一月丁亥政和縣火燔百餘家 十一年旱 十七年五月大水沒平橋入城

淳佑十二年六月大水冒城郭漂雲廬死者甚眾

景定元年建陽縣嘉禾生一本十五穗詔改建陽為嘉

禾縣按宋史改建陽為嘉禾縣而縣志則曰唐石里名并改其里也

後元元年饑

至正三年秋浦城縣民家豕生豚二尾八足 十一年

十一月浦城縣雨黑子如裨實 十九年四月巳丑

甌寧縣有星墜于營山前其聲如雷化為石

國朝

正統五年政和縣民范奴田產嘉禾異畝同穎一莖有

二穗三穗四穗者凡十有餘本

成化十六年九月壬戌暮有大星若奔自西南流于東

北其色赤其形長其尾如炸其聲如雷數刻始沒

十九年五月戊戌浦城連日驟雨庚子西南鴈塘等
六里山水汎溢高二丈餘山崩地拆漂民廬百二十
家壞橋梁十又三處淤民田三十八頃有奇溺死者
四十人 十九年二月甲子夜火燔軍民屋宇百六
十三家 二十一年夏霖雨山水驟溢建安甌寧建
陽三縣鄉市民居多為所壞瀕溪聚落屋宇夷蕩尤
甚田苗淤沙人畜有溺死者

泉州府

二十一年蝗 二十一年八月海溢

宋

道三年五月甘露降

咸平三年二月甘露降

天禧五年三月甘露降

治平四年秋地震

熙寧二年八月大風雨水與潮相衝泛溢損田稼漂官

私廬舍 十年饑

紹聖三年粟二本五穗八穗

紹興三年七月水三日壞城郭廬舍

崇寧元年旱

乾道三年五月火 是月丙午大雨晝夜不止者旬日

淳熙元年十二月丁巳火燔城樓及五十餘家令有司賑恤

十一年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是年亡禾令守臣賑粟貸種

嘉定九年大水漂田廬害稼 十六年秋大水壞田稼

十五六

十四

至元二十七年二月癸未也震 六月己丑大水

泰定元年十一月州南安饑賑雖有差

元統元年六月霖雨溪水暴漲漂民甚數百家

至正九年七月庚寅大風雨永春縣南象山崩壓死者

甚眾 十年十月乙酉安溪縣候山鳴 十三年七

月兩白絲丁卯海水日三潮 十四年大旱種不入

土人相食 二十六年七月丙辰同安縣大雷雨三

秀山崩

國朝

成化十八年七月甲午永春縣大雨至八月丁酉洪水

汎濫淤田疇圯橋梁壞官私廬舍瀕溪民居滄沒尤甚民亦有溺死者二十一年自春徂夏積雨連月晉江同安永春德化惠安五縣田廬禾稼多為所壞二十二年春旱五月以後大旱禾稼薄收秋復旱九月丙寅地震二十三年春旱無麥秋大旱無禾

漳州府

唐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朔漳浦縣梁山祥雲現絢爛亘百里彌月而止

天寶八載漳浦縣民鍾文定獲白鹿牝牡各一送都

圖以進

宋

咸平二年十月山水泛溢壞民舍千餘區州民黃擊等十家溺死

治平四年秋地震

熙寧十年饑

崇寧元年旱

政和七年二月十二日甘露降于司理院雙梅上光燦

射日味甘如飴三日未晞

紹興四年春威惠廟燕堂中山茶葉上下吐兩花如龍

爪一本五出一本八出青綠色而有異香 十四年

靈芝三莖產于郡學戟門之東楹 十六年有瑞蓮

同蒂異萼產于郡學直舍前之池中 十八年漳浦

縣崇照鹽場海岸連有巨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

至剋目乃覺轉鬣而旁艦皆覆又漁人獲魚長二丈

餘重數千斤剖之腹橫人脛膚髮如生

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

隆興二年大旱首種不八自春至于八月

淳熙十年九月乙丑大風雨水暴至州城半沒浸八百

九十餘家 十一年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是年亡

禾令守臣賑粟貸種

嘉定九年五月大水漂田廬害稼 十六年秋大水壞

田稼十五六

紹定元年龍江書院仰高堂產瑞芝九莖色如截肪

淳佑九年祠山廟戟門前桂樹上花一簇十有四莖莖

間五葉狀如紅梅

至治三年九月水

泰定三年九月水

國朝

正統十年十一月癸未地日夜連九震鳥獸之屬皆辟
易飛走山崩石墜地裂水湧公私屋宇摧壓者多凡
百餘日乃止龍巖長泰南靖漳平亦然

天順五年五月戊午夜風雨大作墜石拔木洪水汎溢
漂人畜甚衆東田內外譙樓皆圯龍溪縣鴻山崩松

木隨陷漳浦縣漂人畜尤甚 七年七月疾風暴雨
北溪洪水淹漲平地深五丈許柳營江橋亭漂沒無
遺

成化九年四月有大鳥止郡庭榕樹上身色青灰翅黑
嘴足淡紅頭簷高文餘舒其翼盈二丈攫紫背白鷺
而吞之知府張瓚射中其頸飛去復來為弩人射死
十年七月戊午夜暴雨連霖山崩水湧洪潦奄至城
垣幾沒人物漂蕩浮屍蔽江北南門石橋二間壞軍
民廬舍不可勝計 十二年大旱踰半載八月中旬

龍溪縣七都下坂社有物若雲片亂墜形類猴猿相
牽援長一二丈初則活動少頃消滅 十八年秋八
月甲寅夜火燔雙門樓及公私廬舍數百區 二十
一年自春徂夏積雨連月龍溪漳浦龍巖漳平南靖
五縣田廬禾稼多為所壞

汀州府

宋

治平四年六月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

元祐五年嘉禾生三十六穗

紹興十七年州羊無角 是年以盜妨農 令郡縣賑粟貸種 二

十二年六月生蓮同蒂異萼者十有二

淳熙十一年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是歲亡禾 令守臣賑粟貸

種 十四年三月辛未水漂百餘家軍壘六十餘區

十六年大水浸民廬千五百餘家溺死三千人

紹熙二年三月寧化縣連水漂廬舍田畝溺死二十餘

人

嘉泰二年七月水害苗稼丙午上杭縣水圯田廬民多

溺死

淳佑十一年八月甲辰山水暴至漂人民

四

後至元五年六月庚戌長汀縣山蛟出大雨驟至平地

湧水深三文餘沒民廬八百餘家壞民田二百餘頃

溺死者八千餘人

尸眼鈔半錠死者一錠

至正四年夏秋大疫十四年大饑人相食

國

成化二十一年夏霖雨山水驟溢長汀清流歸化寧化

上杭永定連城七縣鄉市民居多為所壞瀕溪聚落

屋宇夷蕩尤甚田苗淤沙人畜有溺死者二十三

年七月戊午夜疾風迅雷擊破預備倉氣樓燄柱燔

米七百餘石

延平府

宋

太平興國七年七月江水漲壞居民廬舍二百四十餘

品

至道三年州民劉相妻產三男

景德四年六月山水汎溢漂溺居人

乾興元年麥一本五穗

天聖四年六月丁亥大水壞官私廬舍千餘區溺死者

百餘人

詔賜被災家米二石溺死者官廩之

皇祐四年九月有禾一本雙莖二十穗

元豐元年五月水連理

元祐初順昌縣瑞粟一本十二穗 六年順昌縣瑞粟

一本三十九穗

元符元年禾一莖九穗

紹興十八年秋尤溪縣雨黑雨

道四年順昌縣槎溪祥雲彌布大雨至田間水隨雲

湧上高三十餘丈東流百餘丈皆澄潭視之蒼然有

神物變化其中

淳熙四年五月庚子大雨水至于壬寅漂民廬數千家

十六年九月大火民居存者無幾

慶元六年五月大水自庚午至甲戌漂民廬害稼

嘉泰二年七月水害苗稼丙午劍浦縣圯三百五十餘

家溺者衆

嘉定九年七月甲戌沙縣火燔縣門官舍及民廬一千

一百餘家有死者令郡邑賑恤之十七年五月大水圯郡治

城樓郡獄官舍城壞民避水樓上者皆死

淳佑十二年六月大水冒城郭漂室廬死者甚衆

宋時尤溪縣有陳油妻產二子肢體異而胸腹相連屬

驚異不敢舉按郡志所載如此而不著年月姑附於此

元

至正元年順昌縣嘉禾生一莖五穗 四年夏秋大疫

六年八月己巳火燔官舍民居八百餘區死者五人

國朝

成化二十一年自三月雨至閏四月終不止溪水泛湧

高十餘丈舟楫由城上往來害田傷稼壞公私屋宇

瀕溪民居漂蕩尤甚溺人畜不可勝紀所轄諸縣皆

然 二十三年八月甲戌夜火延燬四鶴西水二城

門樓并公署民廬佛寺凡千餘區十一月己未夜廣

豐倉火燔倉之文牘并米廩八間延及預備倉米穀

邵武府

宋

天聖四年夏六月大水壞廬舍溺人詔賜被災家米二石溺死者官廩之

秋九月雨水壞民廬舍

天禧四年三月甘露降

治平四年秋地震地裂泉湧壓覆州郭屋宇兵民死者甚衆

乾道三年秋八月霖雨禾麻菽粟多腐 六年旱 是

年泰寧縣有爵飛鳴立死于瑞寧佛刹香鼎先是紹興初是也有雀立死于丹霞佛刹之鼎皆羽孽也釋子因釋其妖謂之羽化

淳熙十二年饑亡麥 十六年夏五月大雨

月 嘉泰二年夏四月霖雨至五月 五年秋九月雨至十月

慶元六年春大旱井泉竭疫死者甚衆

嘉泰二年夏六月雨至于七月

開禧元年水

嘉定十四年旱

紹定三年亂 二月庚申蠲福建被盜州縣租稅一年夏四月丁巳臣僚奏乞下福建諸路總漕倉

司應使寇州郡合解諸司錢物比之常年期限並展一季

淳佑七年春正月戊寅水 詔淮浙發運司給米二萬濟建寧邵武諸州被水之民

夏六月巳酉旱

秋七月癸酉詔賞福建路監司州郡所申官民之家濟糶者凡九人補轉

官資有差十二年水

秋七月庚寅以諸路水灾令學士院降詔遣使分郡賑恤秋七月

辛丑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

徐清叟奏水退

之後貧民無以為生亦有自經滿瀆者聞帥臣漕臣發楮米以賑之乞與除豁後悉得蠲

德祐元年大疫民亡者幾半

元

至元元年大旱饑

四年夏六月大雨水入城郭平地

二丈漂沿溪民居殆盡

秋八月大旱

五年秋七

月邵武光澤縣大水

至正四年夏秋大疫八月旱

五年饑

六年秋九月

戊午地震翌日地中有聲如鼓夜復如之

十一年

冬十一月大雨震電雨黑黍如蘆稜

十三年秋邵

武光澤二縣隕霜殺稼

十四年大饑人相食二

十二年春三月邵武光澤大水

國朝

洪武十七年大饑

永樂十四年秋七月邵武光澤二縣大水冒城蕩廬舍

溺男女萬餘八月大疫

正統九年饑至冬十一月地震 十四年秋大疫死者以萬計

景泰六年饑

天順二年夏四月光澤縣大水 四年夏秋疫

成化二年疫 十年春正月地震有聲 是年旱稼穡

不成 十一年夏四月諸邑大疫至友方息 十二

年夏秋大旱 十七年夏大水 十九年饑 二十

一年夏霖雨山水驟溢邵武建寧泰寧三縣鄉市民

居多為所壞瀕溪屋宇夷蕩尤甚田苗淤沙人畜有

溺死者

興化府

宋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太平軍尋改名颶風拔木壞廨宇民

舍千八十區

雍熙四年十二月甘露降羅漢峰前五松

端拱二年八月郡民劉政震死有文在胸曰大不孝

淳化四年正月知軍馮亮獻芝草

咸平九年紅橘連理又黃橘附桑枝而生

熙寧十年饑

元祐五年

莆陽志作元祐庚申考之於史元祐紀年無值庚申者惟五年則值庚午蓋午與申字相

近而風大作海居之民漂蕩萬數

崇寧元年旱

大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雨雪徧山皆白荔枝木皆

凍死

紹興二十年四月飛觴臺之東南有芝草如嬰兒之拳

者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

困秀出不可名象芝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

又如澄丹後一變隱然如紫暈全

隆興二年躋食

今守臣及常平使者賑之

淳熙中仙遊縣九座山古杉木末生花氣如蘭 五年

閏六月乙巳暴風雨夜作漂民廬有溺死者 十一

年亡禾

今守臣賑粟貸種

紹熙四年七月海風害稼

嘉定九年五月大水漂田廬害稼十五六

元

至正十九年三月連日雨雹 二十五年十月壬申地

震有聲如雷

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橋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湧出開元錢居民取之錢背有闔字或福字

國朝

景泰二年春夏大旱溝渠盡涸斗米至二百錢 六年夏復大旱人民艱食

天順三年城北依山諸村落虎為害傷人畜以數百計白晝數十人同行亦有被傷者山中數月幾絕人跡

柯潛詩嗟哉山君何大惡一嘯生風捲立壑磨牙快作劍鋒寒縱有英雄不能搏擊頭為城尾為旗咆哮

盛人如嘯狸東村少婦哭夫慟西村老翁哭子悲雲真真日色暮林下無人敢行路安得賢守宋均來歛跡藏威度河去

成化八年虎復為害傷人畜不減天順三年之數 十

二年夏秋大旱原田墾拆晚禾不成 十五年虫傷

早禾米斗百錢境內至無可糴者 十九年夏颶風

大作海水汎溢害田禾穀價騰湧斗米直百餘錢

二十一年自春徂夏大雨連月莆田縣田廬禾稼多

為所壞 二十二年春旱五月以後大旱禾稼薄收

是年夏六月巳卯地震有聲秋九月丙寅又震 二

十三年春旱亡麥秋大旱亡禾

是冬潮入載穀鬻販于莆舳舻相踵至于

明年夏不絕穀價因之而平民賴以濟

福寧州

宋

大中祥符五年寧德縣支提山石上生芝草十五本

淳熙十年八月霖雨自巳未至于九月乙丑大風雨水

暴至長溪寧德縣瀕海聚落廬舍舟楫皆漂入海

元

至元六年春二月州大水溺死人民

咸化二十一年霖雨連旬洪潦泛溢州境及福安縣田

稼多為所傷 二十二年春旱五月以後大旱禾稼

薄收寧德縣疫十無一二寧者 是年夏六月巳卯

地震秋九月又震

八閩通誌卷之八十二

詞翰

閩雖僻在一隅然而偉人碩士績行著焉於是乎有

列聖褒獎之

宸章高山大川靈秀萃焉於是乎有風人品題之騷雅

方岳郡邑政教出焉於是乎有名公紀述之文

詞嗚呼

聖訓彰彰昭回雲漢閩之臣庶固當佩服欽誦以自勵

矣若夫先正之所品題紀述者皆足以明物理
植世教閩之人士亦烏可以不知哉乃志詞翰

福州府

宸章我

太祖高皇帝諭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參政魏鑑瞿莊詔

二道

今年仲夏勅卿南行又抵仲秋而彼中政令得
失杳無知者卿郡之籍民也如民焉殊於民者

何至於學焉而問里曰儒如儒焉已而超於儒者云
何乃至於尚志焉故官於朝然不及考而遷調之於
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惟勤即今職於炎方其所轄
者甚衆且八閩之地利盡南海勢控諸番古今居是
者君子焉小人焉弊瞞焉人情焉珠玉焉翡翠焉金
銀焉東帛焉子女焉賢人焉非人焉忠君焉愛民焉

修身焉篤孝焉高名不朽焉沒身絕嗣焉其焉焉
于焉而又同焉卿其審擇焉力行焉功名遂而身家

全矣

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

君能則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由
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

亂由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
小人九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為亂始若吏卒守分

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正
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

背理而違法者繩以死地無論此今已入條章矣何
人皆貪官動為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橫安敢誰何

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由
此也朕嘗切恨若為官布政權無馭吏卒之威則諸

事不成蓋吏卒能為股肱爪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
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為此忽九年秋丞相奏福建兩

參政致極刑於一老吏朕聞當哉若不如律者數加
捶死有何他論故往諭之今後凡有不如律者如是

近行者尤加急治勿
令欺海方稱是官

勞福建衛指揮勅

八閩之地曠民好嘯聚九守此者非
智勇者不易今卿當此方面之重必

晝夜籌策撫善繩頑則
為將之能者也戒慎之

賜張以寧詩并序

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主
者居則規諫有方出則能示威德以

撫四夷漢之陸賈於南越馬援持書於竇融是
也朕居江左十有六年思慕此等之臣終未得至快
快於心自即位之初特遣翰林官知制誥事張以寧
典簿牛諒使安南初未知其懷抱何如去後今年實
封來奏朕再三覽之喜不自勝以寧至彼其王已行
長逝彼國人請授王印於世子我以寧言此吉禮非
凶事也今爾國有喪况來文伊先君之名非世子之
名降之非禮也爾國當遣使往奏庶依大禮於是國
人從之今使者至如以寧實封之言朕思安南僻在
外夷瘴煙甚重古人以為要荒聖人不居之地賢者

不游之處恐瘴煙非其體故耳今我臣以寧抱忠貞
之氣奮古能使之風執之以大義守之以法使安南
復命而後降印又安南國中人民官屬以我中國揖
為大禮見人長揖為禮畢為我以寧能評之以禮使
彼國中今行稽首頓首之拜觀其所以我我寧非獨
抱忠貞而能使其事者速能化夷行中國之禮可謂
智哉於戲抱忠貞之氣奮守節之剛非生性之自然
歷練老成愚夫猛士可乎使之善者以寧也綴詩以
勉之句雖不聯朕本非儒文之不深專述其事耳
以寧初使聞說西南南瘴似烟林叢草木有蛇螭承差
不避言君命自是前賢忠義傳得以寧實封嶺南南
又海南邊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還多議說瘴雲
埋樹若堆煙民人跣足為鄉禮斷髮衣袍似野禪話
到異方人異處老臣何日得來前念以寧涉江海我
臣奉命之舟數驛路迢遙幾幾河野宿聽猿題夜月
朝看狸走疾巖阿風塵未紀何回日取性觀山世態
多晴朗好瞻紅日勝但陰驅逐片雲過離馬乘舟涉
大洋風號帆挂幾尋檣巨鰲聞詔衝前浪淵底雄鮫

翊駕航舩轉水鳴聲霹靂蚌開珠擁海雲光我臣勁
節遐方靖好把丹衷奉上蒼念以寧入重山御初奉
命便前奔道路崎嶇實慘覓千尋樹杪猿飛走萬壑
風生瘴氣昏日暮鳥啼人到月沉象吼夜還溫何
時化作中原地風俗流行禮樂敷使者登山日進程
崎嶇石徑動人情鳥啼深樹聲投耳獸立幽陰未識
名太古以來樵不到至今人往獸無驚峰頭一點無
科木駐馬觀來四海平慎言卿因國事往期年應是
朝同世子賢語善父知人道是話非雖壯遠無邊也
知周朝三緘口猶恐臨時不自然彼處受封王即位
但將詩慶便迴旋戒財海濱邦國寶多珠勿為區區
化作迂此去爾家豐俸祿好將方寸向前圖功名千
載誠難得一失應須目下汗記得黃金乘夜送四知
不納却來認保身華林江狹水湍流為問民人是幾
秋水色紅黃民性曠山主巨獸象為頭我臣至彼還
脩養豈被南方瘴氣愁彼國有人依禮待卿當歸告
甚崇優論張制誥令世子守服安南世子性惟賢志
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中國禮訃音禾報朕心憐

以寧休作殊邦看萬里神交是宿緣更把聖書深道
與直教素服衣三年洪武三年四月日

太宗文皇帝御製洪恩靈濟宮碑

為明神贊天地之化鼓動流盪行乎兩間以蔭福斯
民禦災捍患歛枯吹生濯濯洋洋如在在上如在
左右蓋非智慮所可得而測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其此之謂歟惟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江王
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其功德

充溢蓋若是已神南唐之胄生有民社之勲沒錄仙
班之籍伯仲齊美華萼聯芳領職

上天耀靈下土呼吸響應電邁風行下民是冒父母其
依慈祥仁愛物類以寧乃者朕躬弗豫用藥百計罔

底于效神默運精靈翊衛朕躬頃刻弗違隨叩隨應
爰顯明徵施以靈符天醫妙藥使殆而復安仆而復

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盛矣朕揆德涼薄何由獲
茲永懷神德曷其能忘海深嶽峻其焉有極蓋有功

必報國之恒典是用祝冊加封神號伯曰清微洞玄
冲虛妙感慈惠洪恩真人仲曰高明弘靜冲淡妙應
仁惠洪恩真人舊號俱如故大新廟宇亢爽軒豁稱
神所棲爰勅有司虔潔香火春秋祭祀歲易時衣給
洒掃五尸表朕悃悃答神鴻庥雖神功之厚而報
資之薄神固無責於報否在朕心不能已矣夫天地
之德曰生神體天地之道彌亮化機出幽入明翕張
歛忽邀游太清監觀四方濟利群生功在霄壤昭昭
若此固有不可得而名言者乃彰神績勒于貞石樹
之于廟垂示無窮并系以詩曰
天產英靈為世傑出入幽明猶一規生著勲勞保既
粵沒為明神崇偉烈芒芒海甸倚芭樾雨暘寒燠調
以冬無凌競夏無暘冷氣遠殄靡颺颺下稔高黍
歲穰禁驅掃不祥走妖蠱晨鍾暮鼓樂登臺卓彼鰲
峰峻且巖蜿蜒迴抱天造設春蘭薦芳秋菊秘寒泉
白石激清潔神之遊兮羽葆翳飛雲翩翩道幢節欬
來忽往靈僊僊呼吸響應速以偈濟利溥博無時得
四時報享繁獻嚴衛朕之力疇與埒維矢銘心與刻

骨書思著德勒堅碣垂示萬古昭
日月永樂十五年五月初一日

題咏登釣龍臺

立高臺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雲從

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日宮紫
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眼開元雅自古既閩國富
雄南琛不與職方通江流禹畫縱橫外山入秦封蒼
峯中逐鹿兵還神器定屠龍人去釣臺空海門日落
潮頭急何處繁華是故宮國朝高臺遠枕大
江流江上雲屏宿霽收才子揮毫春作賦商人酌酒
晚移舟空潭龍去山河改古殿雲寒劍戟愁莫向此
中多感慨漢家陵樹已先秋○按瀛奎律髓以韓渥
詩為登南神隣香臺僧惠韻平基屹峯巔去天不
光寺塔院作隣香臺盈尺雲來隱晚岩雲散露形迹
長笑視大荒煩襟盡水釋不知身世遠但覺乾坤窄
一勺滄溟浮萬家烟樹隔鮮衣恣盤礴謝我山水癖
極自送斜暉遊鼓山宋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雲
寥寥海天碧遊鼓山日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雲

人月南正卷之八十一

深翳前路樹暗迷幽谷朝鷄亂木魚晏日明金屋靈泉注石竇清吹出篁竹飛毫劃峭壁勢力忽驚觸捫蘿躋上峯太空延眺矚孤青浮海山長白挂天瀑况逢肥遯人性尚自幽獨西景復向城淹留未云足

遊鼓山大頂峯宋黃幹登山如學道可進不可已懸崖更千仞壯志須萬里平生石鼓懷

獨酌靈源水峩峩大頂峯欲往輒中止今朝復何朝擊楫渡清池好風從西來縹渺吹遊子褰裳陟危巔

萬象皆俯視東南際大海日月旋磨蟻烟雲隔洲渚歷歷猶可指城中十萬家叢雜不到耳郊原與墨市

瑣碎如聚米同來皆良傳酌酒共歡喜深林更叫嘯盤石恣徙倚摩挲陳公碑歲月為我紀更持末後句

歸以銘石几元不兒有輿直上白雲梯古刹林深路欲迷絕頂一聲長嘯罷海天空闊萬山低

荔枝干宋楊鼎曾觀荔枝圖幾費丹青粧能紅能紫堪第一較量滋味論高低大抵聞名不如實我疑真

碎雜化工安排百果分番紅杏梅桃李不足數先裁

碌碌隨春風錦囊玉液相渾淪百果讓作東三山九南元別有真香與真色一時分付荔枝軒

日元黃鎮成九日南州尚滯留高風寒雁獨登樓自憐白髮難為客欲買黃花只負秋南國美人鸚鵡

賦北庭公子鷓鴣裘不愁大遊大帽山國朝高廷禮靈境秘絕頂地風霜苦更擬吹笙過十洲

石房秋氣多抵疑列仙居俯視飛鳥過群島落遊覆天鏡玉盤浸青螺相期謝塵鞅歸卧此巖阿

釜山玉華洞國朝林鴻真仙構靈宅洞府何嵌空入門度松風怪石變萬狀尋源竟無窮有時起雲霧微

逕又不通觸目極杳靄游心但鴻濛路盡忽有天容光澹空青蛻出風露外了然心目醒幽興殊

未已又還宿雲高終悲向朝市塵髮秋星星

紀述福州學經史閣記宋朱文公福州之學在東

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

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潘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閱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仁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

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也鈞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辯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貞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戊戌材甃傭食之費為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奉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躡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

旁郡之守趙侯伯瑣十二邑之長陳君狂等亦以其
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揚誠中張安仁蕭孔
昭閩縣學記元程夫閩為縣自隋始縣有學自宋
也廟成於熙寧方尹叔完脩於崇寧莊尹誼至元戊寅
燬焉越五年初禮殿又五年初西齋苟完不旋踵而
敝門逕欲蕪二非無志往往畫於力不足元貞二年
春教諭韓君挺特定來以興復為已任謀於予乃諭
縣官勸學子協力圖之鳩工度材脩發補闕繕以重
簷護以闌楯新像設繪從祀而廟始嚴會講有堂易
桶與瓦置二齋設小學而學始備以至門垣階序墁
甃漆丹悉如式於是故老來觀謹謂前所無有諸生
詣予徵記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則邑學古庠
序也所以明人倫也人而不倫則物矣科目興月書
季攷姑設利祿敲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政明倫
之說為書生常談其於化民成俗之意矣甚閩為福
附庸非深山窮谷比士風之盛五百年于此矣科舉
廢後生無所事聰明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

皇隸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壞愈速不能不
先儒之憂天朝嘉惠學校隸名者復其身德行文學
必繇此選是學校重矣况邑於民尤近哉今堂宇新
士習盍與之俱新讀書窮理必思聖人所謂教者何
事充而仁義禮知之性盡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職求無愧於為人由一邑之善士為一國天下
之善士庶幾庠序不徒設道德可盡信且以解先儒
溺深壞速之憂是惟明時崇儒重學之意而亦司教
化之責者所望於斯邑之士也尚勉旃哉韓君故孝
廉孔惠公之子家學有淵源故於斯文篤意如此
道山亭記宋曾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
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
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
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
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
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
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

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
間或衡縮膠糝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
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
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
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
慮其地蓋以其極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
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
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
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
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
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
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
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
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嶽嶺之
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
下簞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
之觀山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
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

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
執其思於埃壚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
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
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
今為越州字公勉齋書院記元貢師至正十九年
闢名師孟云勉齋書院記冬十月福州始作勉齋
書院明年秋八月告成丁亥廉訪使者率郡大夫士
行釋奠禮已丑經畧使李公國鳳謁祠下用便宜署
今額以儒人張理為山長執事者間具本末請記于
貢師泰曰書院徧天下而閩中為盛大率祠徽國朱
文公師弟子居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
龍溪雙峯北山之屬皆是也勉齋先生寔文公高弟
獨無專祠頌非蒞政者之缺歟昔者僉事張引嘗圖
經始以調官浙東不果經歷孔洵銳意作興以拜南
臺監察御史又不果未幾行部閩廣適郡士林祖孟
祖益請以太平公輔里故宅一區為學官殿位面陽
廣輪合制遂倡成之而廉使贍思丁副使元奴僉事
亦憐真必刺的納劉完者鄭潛經歷荅理蒙古知事

八閩通志卷之六十二

八

黃普顏帖木兒照磨傳居信叶心相事議若出一且
移鄭君董視而佐以屬史王蘭焉行省平章普化帖
木兒聞之亟發白金五十兩及租田一百五十畝奇
以給以贍於是即舊以圖新拓隘以增廣禮殿中崇
象聖人之燕居祠宇旁峙嚴先生之祀事堂曰道源
著師友之授受也閣曰雲章以鄭君正字端本時折
得皇太子書麟鳳龜龍四大字刻置其上也堂後疊
石山曰小鰲峰不忘先生讀書精舍之名也齋左曰
疑道右曰尊德棲士有舍待賓有薛燕休有室更衣
有次庖福庫庾各有其所重門衙衙魯無翼翼以
方池度以石梁其周九百八十四尺奇東西廣九十
尺深視廣之四雄規常觀穆然靚深然後斯道之統
有所尊而講學之士知所向矣惟子之學蓋亦得於
先生者請文諸石以紀其成顧師泰荒陋何足以知
此然竊聞之斯道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所以為治孔子顏氏曾氏子思孟軻氏之所
以為教不幸而變於管商際於申韓雜於荀揚暴於
歎斯傑裂破碎碎於毛鄭賈馬王范之徒幸而唐之

愈氏能以所得著之原道之書然其於性也主三品
於仁也專博愛則猶未免於不詳不精之失焉至宋
全盛濂溪啓其源伊洛溯其流度江再世文公始集
諸儒之大成使千載不傳之道復明於天下後世吁
盛矣哉于時門人弟子聰明卓越固不為少然求其
始終不渝老而彌篤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因劉子
登一拜文公於屏山之後即慨然以斯道自任聽風
聲於屋頭對孤燈於天曙其堅志苦思為何如也自
是得執子壻之禮從登廬阜涉彭蠡過洞庭望九疑
宦游淮江湖湘吳越甌閩間不惟口傳心授於師門
者愈久而愈博而其所見名山大川淵深高厚皆有
以助夫精微廣大之學矣是故徵諸事業則城安慶
禦漢陽最爲偉蹟著之方冊則四書通釋儀禮通解
未爲有功蓋先生有志於斯以陸沈下官不能
大行其學固可深慨然聖賢墜緒非文公無以明文
公遺書非先生無以成則斯文吾道確乎其有所歸
矣先生沒其傳之著者在閩則交齋陳氏信齋楊氏
在浙則北山何氏江以西則臨川黃氏江以東則雙

峰競氏其久而益著者則西山真氏衍義諸書九今
經離進講成均典教皆出先生講論之餘也嗚呼先
生之道傳之後世先生之書行乎天下孰不想慕其
高風漸被其餘澤况鰲峰箕山之間雲煙蒼莽神氣
流行慨然肅然猶若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者乎
書院之作其有功於世教豈曰小補云哉遂記不辭
先生諱翰字直鄉御史瑀之第四子累官至
大理寺丞轉承議郎致仕勉齋其自號云

建寧府

題咏東溪泛舟

唐李頎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
策低衆色濕雲帶煩暑落日乘醉歸

溪流復游昇山

宋楊億會雲連近郭占勝有招提宿
霧蒙金像飛泉澗石梯鍾聲空谷答

幾許塔影亂雲齊千騎時

游武夷山
遠空瑞雲晴護氣溶

來此幽尋獨杖藜
鶴怨桃源春盡落花糝鸞凰一嘯最深處仙客樓臺

有幾重楊億靈嶽標真牒孤峰入紫氛藤蘿暗仙
猿鳥駭人群白道千年在懸流萬壑分漢壇秋蘚
曾祀武夷君楊時函關崎嶇走秦鹿天下並逐爭羣
雄挾雲翻空鰲足折黔黎窟伏如寒蛩武夷山深水
清泚避世猶有高人蹤龍泓東注海波涌玉女翠擁
秋雲鬆赤霄真骨寫虛壁通泉凡筆慙非工藏舟浮
梁跨絕壑隱見似與天潢通當時雞犬不復見窠岩
依舊煙霞籠我來秋抄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叢天
容洗淨雨新霽雲幕四卷清無風掀蓬進掉窮異境
注目想見流殘紅回船杖屨躡幽徑松竹窈窕環琳
宮翠婉溫辭耀華袞金榜大字纏蛟龍自憐病骨掛
塵網幔亭高會何由逢解衣歸卧玉鎖碎仰看明月
穿疎蓬又和李侔韻濃淡煙鬟半雨晴溪光初借晚
霞明鰲頭湧出三峯秀天漢融成一鑑清粉社有誰
截舊謀賓雲無處問遺聲慢亭寂寞仙何在勾漏丹
砂早晚成李綱宴罷虹橋絕世氛曾孫誰見武夷君
更無帘幕空中舉時有笙竽靜處聞猿鳥夜啼千嶂
月松篁寒鎖一溪雲洞天杳杳知何處翠石蒼崖日

欲曛劉子羣四薄溪流漾翠岑東風一舸縱幽尋慢

亭落日笙簫漸毛竹連雲洞府深似有碧雞翔木抄

誰將丹鶴寫巖陰神仙可學非身外多少游人浪苦

心宋文公分韻得理字秋聲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

與一來集曠然心朗寥棲息共雲屋追尋喚漁船一

水屢縈回千峯鬱蒼蒼然大隱屏林端聳孤標下

有雲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英瓊瑤茅

茨幾時見自此遺紛囂宋文公才既非時頴性本愛岑

寂決策名山游幽隱遂成癖春風百花紅秋月千嶂

碧煙霞結綢繆猿鳥自疇昔乘間撫深曠過武夷作

噴薄轟鐵笛笑挹天柱峰高寒幾千尺

宋文公弄舟綠碧間棲集靈峰阿夏木紛已成流泉

注驚波雲闕啓蒼茫高城鬱嵒峩脊言羽衣子悅仰

日婆娑不學飛山術累累立象多宋文公冊崖

氣凝高秋碧溪上引天河流金堂石室不可到玉指

莓苔生古愁懣人昔乘紫雲去白馬搖鞭在何處茫

茫塵世那得知慢亭空記當年事君不見茂陵松

已蕭疎乾魚武夷七詠宋文公天柱峯屹然天一柱

猶祭同亭祠武夷七詠宋文公天柱峯屹然天一柱

知立極功洞天絕壁上千尋隱約巖樓處笙鶴去不

還人間自今古畫鶴誰寫青田質高超鴈鷺群長疑

風月夜清矣九霄聞仰高堂面勢來空翠我詩獨好

仁懷人今已矣誰遣棟梁新趨貞亭危亭久已傾抵

有頽基在何事往來人不知容鬢改大小藏巖藏室

歲相望塵編何莽鹵欲問伯陽翁風煙迷處所丹竈

仙人推卦節煉火守金丹武夷九曲權歌宋文公武

一上煙霄路千年亦不還武夷九曲權歌宋文公武

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權歌閑聽

兩三聲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峯影蘸晴川虹橋

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暮煙二曲亭亭玉女峯

插花臨水為誰容道人不知陽臺夢興入前山翠峯

重如許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權幾何年桑田海水

今如許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權幾何年桑田海水

垂露碧盤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識欵乃聲中萬古心
掩柴關客來倚權岩花
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
得飛泉幾道寒八曲風
烟勢欲開樓鼓巖下水
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
川漁郎更覓桃源路除
是人窮
有間別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宋文公
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
而盡聳全石為一峯按
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
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
而四墮稍下則反削而
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
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
坡坳旁引還復相抱抱
中地平廣數畝抱外
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
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
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
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
壁林立環擁神之暇而
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
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
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
窕然以深若不可極者
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
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為

臺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
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
機息右曰止宿以延賓
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
右抱中又自為一塢因
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
門之塢別為屋其中以
俟學者之群居而取學
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
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
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
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
曰寒樓之館直觀善前
山之巔為亭回望大隱
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
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
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為
亭取胡公語名以以鐵
笛寒樓之外乃植援列
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
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
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
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
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
士友來者亦甚眾莫不
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
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
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
磯石上平在溪北岸
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
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
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
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
九曲皆左右皆石壁無
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
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
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
非魚艇不濟總之為賦
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
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
候風

煙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
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
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精舍琴書四十
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仁智堂我
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隱
求齋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
心長止宿寮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為留行
無勞具雞黍石門瑞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
晨門者那知孔氏心觀善齋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
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寒棲館竹間彼何人抱
甕甕遺力逢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晚對亭倚筇南
山巔卻立有晚對蒼峭轟寒空落日明影翠鐵笛亭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名亭之義說見宮室志鈞磯削成蒼石稜倒影寒
潭碧求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茶竈仙翁遺石竈宛
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香漁艇出載長烟
重歸囊片月輕千巖題報恩寺宋趙鼎松撼寒聲竹
猿鶴哀愁絕掉歌聲

卷之八

吟曉動松意自榮落門外山光同古今夜榻近軒
月滿曉鋤尋藥亂雲深中間若了休休事不信歡
解到游紫雲巖天然庵宋劉翥萬疊青山入畫圖最

還暗小雨飛空有却無山鳥避人疑俗駕道人好
客點雲腴我來一笑忘塵慮倒載歸歟日欲曛
斗源瀑布圖子路窮巖瀑樹爽氣淨塵紛溜險時
分接勝多幽侶圖子題將軍巖圖子昔年棲險人何在
筇聲破蘚紋圖子題將軍巖圖子昔年棲險人何在

空飛鳥沒時清宴坐一僧閒霜秋石壁黃金樹月夜
雲濤碧玉灣杖策時來訪奇絕漁樵幽興自相關
訪胡籍溪宅圖子寂寂臨湖屋湖風為掩門鳥聲

亦置樽平生枯淡游百丈山分韻得雲字宋文公執
意去此與誰論圖子游百丈山分韻得雲字宋文公執

駕言起宵分隨川踏曉月度嶺披朝雲攀緣白石梯
拂拭蒼蘚紋噴薄驚快覲琮琤喜先聞奇哉此精廬

卷之八

眇然隔塵氛諸公肯同來定非俗子群求日坐清
短章策奇勳慨然念疇昔聯裾已荒噴中路忘罄折
寸心謾絲棼惟應泉石願三生有餘薰茲游獲
重尋十載心氤氳他年訪舊躅山靈莫移文西山

卜居

宋文公

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
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朴曠土非難求
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

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權客去成孤游靜有山
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

暮景何必游瑞巖次韻宋文公
踏破千林黃葉堆材
營冕裘

逾響山翠空濛晝不開一壑祇今藏勝槩三生
昔記曾來解衣正作留連計未許山靈便却回雲

谷二十六詠

宋文公

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獨南澗危石下
崢嶸高林上蒼翠中有橫飛泉崩奔雜奇麗瀑布

關白雲去復還黃塵到難入只有澗水聲出關流更
急遠沼亭亭玉芙蓉迥立映澄碧只愁山月明照作

寒露滴杉迳南起雲關口縈紆上草堂天風發清籟
山月度寒光雲莊小丘橫翠几層嶂復嵯峨釋菜閑

來看巖姿此處多泉硤入關但平田復得清響何
必問真源神襟一蕭爽石池兩崖蒼峭不談此碧泓

寒秋月來窺影驪珠吐玉盤山楹一悵望恨此
雲迷谷仙人不可期縹緲雙髻綠藥圃長鏡斷靈根

蔣此泉下圃珍劑未須論丹萸已堪煮并泉山高澤
氣通石竇飛靈液默料谷中雲多應從此出西寮畬

田種胡麻結草寄林樾珍重無心人寒棲弄明月
菴憶昔屏山翁示我一言教自信久未能岩棲冀微

效草蘆青山繞蓬廬白雲障幽戶卒歲聊自娛時人
莫留顧懷仙西望多奇峰北瞰獨仙府欲致武夷君

石壇羅桂醕揮手山臺一揮手從此斷將迎不見塵
中事惟聞打麥聲雲社自作山中人即與雲為友一

嘯雨紛紛無勞三奠酒桃蹊澗裏春泉響種桃泉上
頭爛紛紛委地未肯出山流竹塢情猜桃蹊北蕭穆

頭爛紛紛委地未肯出山流竹塢情猜桃蹊北蕭穆

竹塢深不堪秋夜永風雨助悲吟
漆園舊聞南華仙
作吏漆園裏應悟見割憂嗒然空隱几
茶坂一莠籬北
嶺西采巖移治在茲嶺寥廓無四隣
三光疑倒影
年赫曦臺亦分北下成陰澗秀石得佳名
服膺吾敢
澗自注云澗有仁義石中溪南下東嶺阿云是中溪
道巖樹愛樛枝石田悲蔓草休菴別嶺有精
題風泉
廬林巒亦幽絕無事一往來茶瓜不須設
亭采文公澗谷居永父高情未云酬茲焉發天祕始
鑿磴窮嵌丘翠壁自屏立青薛亦環周揭來憇永夏
凜若臨清秋仰空韻笙竽俯檻鏗琳球幽聽一以會
悠然與神謀哉超世心暇日聊
游密庵分韻得絕
娛憂笑問車馬客誰能此淹留
字采文公閩鄉饒奇山仙洲故稱傑巍然一峯高復
三光下羅列我來發孤興徑欲躋
過胡文定公書堂
喘嶮病骨竟支離何當攀去轍

七寒喧人專經碧溪循流識深源念我昔此來及今
世所尊永袖霧雨手琴書賁丘園當特經行地尚想
笑語溫愛此亭下水烟若坡瓊盤晴看浪花湧靜見
潛鱗翻朝昏逝日月俯仰鑑乾
西山
倚綠篠自蒙密
坤因之發深心倚檻更無言
秋蘭澗中花山果路遠實沿崗引霜籐臨流坐寒石
日暮陰崖開雲收遠山出踈籬尚存菊荒庭舊垂橘
絲桐想虛堂簡策見靜室俯仰今幾時
文公故宅
漫然已陳跡擊掌蒼苔痕發齒不可識
關天我我雲谷山森森滄洲水中有宅一區過者視
為採藝行
皇天養民山有蕨蕨根有粉民
俟朝重擔向溪澗濯彼清冷去泥土春婦憑呼兒
炊饑腹雖充不勝苦崇陰諸公知不知朝夕思餐醲
與肥賑饑無策未足怪胡忍剥我民膏脂嗟予忝為
斯邑宰致多饑欲誰罪見尔奔波心甚慙立馬無

言穎生壯但願皇天憐爾若五日一風十日雨雨順風調五穀登蔌根滿山長不取

紀述重脩定寧府學記

士出牧建女清心幼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理顧瞻類官是維本原風化之地絲慶元後曠弗克脩

垂三十祀曰予奉天子命寔來固欲為國毓材以埃舉選如寶璧玉如護持桐惟學攸居其可弗飭廼命

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辟小學起孟

秋甲辰訖九月甲寅功用以成於是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其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

遂請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論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公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

學之大哉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人示人之正法也請以器備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

以備之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闕鬱者今煥焉以新非

中論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閑且麗也私欲汨焉

如地陋者之可以復完闕鬱者之可以復善章而答泯

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

而行有餘之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

可施棟梁之安而後舟楫可設也蓋繕脩一役耳而

為學之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天下之難進矣雖

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天下之難進矣雖

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辯而必以居行繼之博

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

肅之旨不明學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

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義理之學以理義之說

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

浦城縣

學重建文宣土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為道之存非以是為祭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縣簿致政以教育材為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殿得以獨存春

侯來視事之始喟然嘆曰今老矣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

夏落成於秋七月八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

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改法邪道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以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者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

嘗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不射者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

至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

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

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

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

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

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臚仕進秉鈞軸

者世有八焉是侯用人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

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既其文苑其實心得

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故矣以

邑之士蕭顛以吳侯之青走吏請予求文以為記予

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改法邪道之辭盈天下士溺

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以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

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者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

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

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

嘗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不

奚庸過計為哉客曰然遂次其語為陸亭記

夢筆山房記

宋魏了翁世傳

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插之鄉先生楊文莊

公堂讀書其間比歲真希元於山之麓得數畝地藝

卉木營闔廬為息遊藏修之所既為文莊識其事又

以書抵了翁曰子為我發之了翁每恨由周而上聖

賢之生鮮不百年蓋歷年彌久則德盛仁熟故雖從

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貽後詩三百聖賢憂

憤之所為者十六七六藝之作七篇之書亦出於歷

聘不遇凡皆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

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矣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

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弗貳曷嘗以老少

為銳惰窮達為榮悴者哉靈均以求文詞之士興已

有虛驕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以鐵文麗藻為學問

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位亨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諱

世眩俗歲滔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頹

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無此

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

知才驅氣駕而為之耳如史所書任彥升亡靈鞠江

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

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不逮前人才命於氣氣

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

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稜之義亦未知先民志氣之

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琳紀少瑜李巨山李太白

諸人史不絕書而社子美歐陽永叔陳履常庶幾知

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雖深

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二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

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

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息遊藏脩於是山也其必

謂吾言然矣睿聖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

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嗚呼為學不倦如比比才可

盡而志可躡乎既以復於希元又以自儆云

西山

書院記

元虞集建寧路浦城縣貢文忠公之故居在

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

其孫

比築宮祠公相率舉私田給九學於其宮者而請官
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題之名之曰
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
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
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
常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
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特識者以
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
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
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擬已往之跡以
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
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諛
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比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
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
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
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
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

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
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
之爲巨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
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
才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能自
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况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
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建陽
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縣學藏書記
以尊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
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
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摠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
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
傳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
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
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
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

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策所載篋積所藏殆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告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入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本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主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不知所興起也來謁子文以記之予推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負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

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
考亭書院記
周東

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莫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方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盡有所養乎書院舊

建寧府志卷之六十一

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將指田為倡郭君
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冑與邦之大夫士翕
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
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克
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
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以書
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
速有聞俾與前貢工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歛
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為詞重惟文公之
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為德行措之
國家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
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
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
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
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
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於考亭也門人蔡氏淵
嘗言其晚年間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克養敦厚人有
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早聞師說於

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
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後
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
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
以屬之門人黃氏餘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
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
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
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
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
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
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
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為
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
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
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
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
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
公祠以文肅黃氏餘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

文簡劉氏煥文忠貞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
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脩
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
常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
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
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
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鳴呼大
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
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道卒
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隄於當時而公之道卒
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
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
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
侯初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
浚二子林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常齋及公
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懔懔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
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
為胄學微藏書攷尋文累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

六經古文為屬誠鉅典也而必有埃焉天運循環無
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主學一昧亟起而迂續
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
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為政道
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悔
菴在焉亦為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為門以識之九
公之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
舍初於紹熙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慶乙酉邑令
蕭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
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初不敢
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實終始之義學之
翔興宋奕黃樞首帥以聽華慈孫葉善夫趙宗叟肝
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墜茨以迄于成則
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
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
崇安縣學由記
縣故有學而
助田名氏悉書石陰
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它費
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

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
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二歲輒復罷
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其
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為飲食久遠之
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藉其絕不
計者九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
其田不耕者以畝計九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
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
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
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
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始
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
諸侯之國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
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
時為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亦有時故得以
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至漢元成間乃謂
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至不復限以員

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
津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矣矣然養士之需
不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
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於貧反
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
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
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
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馭誘一世之
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以誅而不
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
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
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
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墜蕪絕
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其荒墜蕪絕
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
如此以而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
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
薄書之外而無倫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

國朝通志卷之八

教矣趙侯名其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崇安

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

縣五夫社倉記宋文公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

侯廷瑞曰民飢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

如愚曰民飢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

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飢俄而盜發浦

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

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

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

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

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于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

飢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

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

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

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

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

而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

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

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

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

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二又可以抑僥

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飢則弛半息

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憲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

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

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

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

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辨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

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發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

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

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

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子又請曰復與得輿

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

此其族子右修職即珥亦庶平有謀請得與并力於

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

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添公出鎮茲土

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添公出鎮茲土

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添公出鎮茲土

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于
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楮間以視來者於
是倉之無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
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
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
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
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頓死而不能及也
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
肯發往往全其封緘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
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己化爲浮埃聚壤
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
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
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
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
云者是心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
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
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
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

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移害公
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
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倣之者亦
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
告後之君子云

八閩通誌卷之八十二

詞翰

泉州府

題詠題雲榭墓

宋王明山生平地榭侵雲土木多

限困窮人洛陽橋

應役鬼神好向危樓高著眼閭閻無

橫脚底波濤時

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陳

遺愛誰復題橋

中烟嶼晚分明往來利涉歌

那知直下壓靈

壯勢截淵潭氣象

豪鐵馬著行橫

寒濤鱣圖已幸天

題洛陽橋柱

無名氏百年河洛汚膾脍

豐史筆褒題

何事斯橋浪得名欲洗膾

倚柱看潮生

秦君亭窮通挽捨天寶後美士如飄

蓬聘君當此時卷迹雲霞中翩翩稻梁外不學低飛
鴻音塵萬方遠軒冕一笑空垂綸釣滄海超然謝樊

籠清吟寫其樂孤標激頽風能令千載下嘆息詩人
弱登臨忽終日俛仰尋高蹤山麓一田畝松蓋青重

重**姜相峰**田十明相國忠如宋廣平危言流落晉江
城天資自直無心賣何事青山亦得名

南安道中宋文公曉澗淙流急秋山寒氣深高蟬多
遠韻茂樹有餘陰煙火居民少荒蹊草露

侵悠悠秋稼晚知郡傅文載酒幙被過喜於九日山
寥落歲寒心

夜泛小舟弄月劇飲宋文公扁舟轉空闊煙水浩將
深同醉極嘯罷獨窺鷺歸

和林擇之鳳凰山韻宋文公
去空山黑西南河漢傾

落髻鬟擁湖平粧鏡空荒亡餘舊事慘澹只悲風興
發千山裏詩成一笑中諸君莫惆悵吾道固當窮

寄題九日山廓然亭宋文公昨遊九日山散髮岩上
石仰看天宇近俯嘆塵境窄歸

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復記疇昔
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廓然處初不從外得

巖植杖翁鶴骨雙眼碧永**蓮花峰**宋陳休盤多病登
歌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瀟午涼生山前木落石岩出海上海來秋渚平野興
已隨芳草遠歸鞍更傍落霞明愧無十丈開花句獨

卧禪房**游九日山**石餘唐日硯樹有晉朝松把酒春
心自清

陰薄開軒晚翠重遺詩**同安客舍夜作**宋文公官署
刻高壁留覽更從容

生月初開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故國異時節欲歸
懷簡書聊從西軒卧塵思一蕭疎

休散朱墨無事一條然形神罷**述懷**宋文公夙尚本
拘役暫隔豈非閑無論心與跡

資心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安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
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

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筭答撫已實已優**再至同安**
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挹與世辭

假民舍以居示諸生宋文公端居託窮巷廩食守微

興吟誦餘躰物隨所安社門不復出悠然得真歡良

朋夙所敦精義時一彈壺餐雖牢落此亦非所難

同僚小集梵天寺坐間雨作已復開霽步至東橋玩

月賦詩宋文公傑閣翔林抄披襟此日閑層雲生薄

門迷所適月色滿林闕空山看雨罷微步喜新涼

月出澄餘景川明發素光星河方耿耿雲樹轉蒼蒼

晤語逢清夜梵天觀雨宋文公持身乏古節寸禄

茲懷殊未央宋文公棲遲暫寄靈山寺空吟詔噫

詩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鍾時宋文公之德化宿劇頭鋪夜聞

漸喜涼秋近滄洲去有期宋文公安溪

社宇宋文公王事賢勞抵自嗤一官今是五年

期如何獨宿荒山夜更擁寒衾聽子規

道中泉石奇甚絕類建劔間山水佳處也宋文公

振巒出林莽霧露曉方除照川如掌行行遵曲岸

水石窮幽賞地偏寒篠多明激淙流響祗役未忘倦

心神暫蕭爽感茲懷宋文公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宋文公

故山何日稅征鞅宋文公依山清流下如駛居民煙火少市列無行次嵐陰常

至午湯景猶氛翳向夕悲風多遊子不遑寐我来亦

何事交桀古所記奉檄宋文公正淹留何當語歸計

紀述泉州儒學忠孝祠記真德秀忠孝祠者祠唐義

司空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

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厲風俗也昔之君

子以是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泉入祠

為泉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

也泉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

其尤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曰二公之所

以尤著焉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

者必孰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

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休
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
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為之
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
以視邑高士軒記宋文公同安主簿解皆老屋支柱
人云高士軒記始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為亢爽
可喜意前人為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
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胥居之之意予以為君子
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而客
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為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紳
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丞相主其簿書者
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為滄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為
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
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及乎予曰固
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
亡不為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
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為若古之
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

若彼者乃以未覩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
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
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
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
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
大同書院記
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為記
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簿民至今稱之今國家表章
理學凡文公舊所講習之地悉為立學設師弟子員
閩中最近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吾將與舉
墜典何如衆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
剛度材之良弘宇峻陛列廡崇堂建禮殿以奉先聖
作戟門于殿之外又外為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祠
文公以鄉賢樸鄉呂先生大圭配講室齋序如邑學
既成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帥二府適
潭懷許公為閩海憲使即為上聞請額于朝以列學
官邑人榮之他日師道遣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林
泉生記之子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者而興學立教有

循吏之風記之不辭按傳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
安主簿即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者十年盡
得漁洛要領篤信力行悟契古道在同安教人必以
格物致知為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人亦斷然
以聖賢之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過同安觀
所謂高士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弊則必葺
俾勿壞同安多古碑刻九朱子所撰述者邑人能成
誦之為官微矣何二年之績有百年之思乎余嘗讀
簿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心公天下
朱子之為書而得其所以彰世遠而言立也夫孔子
學資後世宜其身沒而道彰以學士大夫孰不欲為
之道至孟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孰不欲為
聖賢哉窮理盡性之無其師則知者立異愚者昧焉
大道荒聖門塞則強者爭岐柔者畫馬寥寥千有餘
年天生周元公於春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
中相先後以為師弟朋友傳心講道上繼墜緒燭幽
啓鑄盡破群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皜皜行乎
天下天下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可信也觀

太極圖通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德之編非
康周以後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也大矣及龐
山楊氏載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
子者也蓋慮四子之書廣大弘博初學不知所入嘗
與呂成公采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近思之
教至是始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晚進志學而
無師友者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矣嗚呼
即斯言也何以見朱子之心矣夫天之生人無窮而
生聖賢則曠千載而一焉人不可一日而無學聖
賢不可待而師也朱子有憂之故述古成書擴前聖
未發之蘊開後世入學之塗使聖賢不生志道者得
由書以悟入非小補也嘗慮人無小學之功遽入大
學矯揉致力鮮不懈矣故作小學書使洒掃應對之
童服習忠信孝弟之教禮闕情欲學變氣質則其成
材也易又慮學者以太學為大不可升以中庸為幽
深玄遠不可能以聖賢為天資之高不可到則亦自
棄而已矣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持敬以
入大學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一理也由謹獨戒

懼以入中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及其至也
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間斷始學孟子者
自求放心始不故切切以爲訓使致力於是者知聖賢
可學而到也惟此耳其他九所著書欲學者以約
得之則用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所謂心公天下學資
進道敢忘先儒用功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天下學資
後世者此也今朱子之書布滿天下而戰國秦漢後
百氏麗言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始因同
安尊崇朱學故詳爲之言或者因子言而有得焉不
徒祠而祀之爲崇也師道名公俊孔子五十三
孫也閩海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宣也聖賢之後克
濟世德又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至正十年
之夏成於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正月邑諸生王
芳孫謝宜翁孔克原郁璋邑吏林英皆服集事附列
記後

漳州府

題詠送李宣叔倅漳州
宋王叔石
閩山到漳窮地與
蕭索野花開無時蠻酒持可酌窮年不用客誰與分
杯杓朝廷尚賢俊磊砢充臺閣君能喜節行文藝又
該博超然萬里去識者爲不樂予聞君子居自可救
民瘼苟能禦外物得地無美惡似聞最南方比客今
勿藥材麓換風氣獸蛇雕毒蠹如漳猶近州氣冷又
銷鑠珍足海物味其厚不爲薄章舉馬甲柱固已輕
羊酪蕉黃荔子丹又勝粗梨酥縫衣比多士往往在
上壑從容與笑語豈不慰寂寞太守好觴
詠嘉賓應在幙想即有新詩流傳至京洛
題月淵亭
宋王叔石
地何其偏靈溪九龍躍仙山一峯圓
樂多詠漳南俗
國語
漳水南邊郡閩鄉到此窮
林泉
屬三吳景物同昔賢遺化在千載紫陽翁此地多
烟瘴時清喜漸除阻山猶盜賊並海盡鹽魚田稻春

秋種園薑伏臘需不才叨郡倅稟祿頗贏餘可是
閩南徽陽多氣候先麥收正月盡茶摘上元前綠笋
供春饌黃蕉入夏筵南方吾所適父住亦相便文
物如鄒魯斯言信不虛科名唐進士道學宋先儒祠
宇依山曲遺書布海隅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自
注云進士謂周臣物先儒謂陳北溪林子各唐臣字
元次漳浦驛唐李德裕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
凱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曾樓望
故贈長泰縣尹余良甫字心野人爭賣劔山縣但聞
琴夏半畝田熟秋深瘴霧沉
倘懷鐔水客千里寄新吟

紀述教授廳題名記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

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
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克弟子員者
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
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學問蹈繩槩出入不悖所

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乎
乎不特此耳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
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繼
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
小莫不有所限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
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取肆獨教授
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
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
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
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
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
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子
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
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
壁屬予記予辭說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
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為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東
溪高先生祠記宋文公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慕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為少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各登字彥先靖康間游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種李為請用事者欲兵之不合為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摺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諱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泯之所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

衣袞無非忠臣孝子之言捨主取義之意聞者凜然

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理銘召所與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為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庶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為郡傅工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為記屬予病未及為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為解強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為刻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九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四先生祠堂記**宋趙汝備漳舊所感慨而興起予哉

祠新安朱公為守距今歲月遠矣郡人獨未祠公予至而謁學首問諸生以為大

缺敦授教陶孫推官黃桂縣尉鄭斯立亦以爲言乃
闕尊道堂之備爲兩室先賢居其左三先生與公居
其右既成將行舍菜禮郡人有學於公者李唐咨陳
淳闔門不出予物色得之親訪其家延之入學使奉
公祀二子習禮朱氏舍菜之日執事其旁蒼髮布袍
容體肅衍人始知公之弟子也退而序飲堂上諸生
獻酬咸大感悅因請記之予雖不足以知公之學獨
念爲兒童日則已聞世有大儒師三人公與廣漢張
公東萊呂公一時同起名震海內士無愚智聞風而
景從其間英才嘗接餘論一通而業成者有矣故當
乾道淳熙之間人物彬彬爲最盛是豈非義理薰
陶之功歟蓋公與張呂二公皆推本周程氏之說講
授學者而公於爲極尤精阜陵晚欲用公宰相多不
樂數沮之既入爲郎矣旋即去光宗朝稍起帥長沙
上初即位承相趙公汝愚在政府首引公實經筵公
年幾七十矣每進講必慷慨切爲上陳述孝道屬時多
故奸臣得入禁中將危趙公圖國柄以公儒老上所
尊敬恐有關於說且非已之利群小人方嫉正相與

間用計去公未幾趙公遭讒以貶黨論遂大起變異
亦知公爲上類所宗執典訓不敢發也嗚呼國其可不
其意所欲爲者終憚公而不敢發也嗚呼國其可不
用儒哉公蚤歲中進士科一爲同安主簿家居久甚
樂也曰不仕率少合而歸然得以其間窮經明教
任亦重矣此公之本志也張呂先歿予不及識甲寅
歲拜公於都城後十七年來守是邦樂問公之行事
無君之遺風也其綱目尚在可爲治郡法嘗龍巖
條畫經界甚詳請諸朝矣議竟格不用惜哉
縣學記 宋文公 漳州龍巖縣學皇祐初置其後遷徙
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溫陵魯君祕來嗣其職乃
因其緒而成之九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
無一不具淳熙九年二月丁未既率其諸生以奠菜
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
岩爲縣斗僻介於兩越之間俗固窮陋其爲士者雖
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

自其為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為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為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為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休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空為耳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將漆末茂實大聲聞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誠

也曾君蓋亦嘗為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善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惟教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雙節廟碑元揭傒斯皇帝元年江州行是而勉旃哉雙節廟碑元揭傒斯皇帝元年江州行文興死賊其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為之立廟請加褒顯以慰邦人思以為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議謚封闕文興為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司郎中范陽張侯七弘為吏部侍郎時所力行者新安鄭王復持張侯命請暴其事于麗牲之石按江州所具文書闕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家女至元十三年從萬九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吊眼夜率為亂殺招討傳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九闕文興力戰死其配為賊所執迫汚之給之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其夫然後命唯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屍中置積薪火之遂躍火中併燒死後十八年府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者即上行首又九年始聞于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復恤其家仍以事付

史館事下江潮求之一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
救營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興者一年士民言之不
已以有今日之請於封二人之死卓卓如此充歷五
十有四年始獲五鼎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張侯贊
之入之伏巖藪沉下寮砥名勵操欲聞于天下亦難
矣乎况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為王氏
止王氏信莫及也闕文興詎可少哉天下縮符仗節
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
急天子之命未及于境閉閣稱疾者有矣委衆而去
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闕文興第守簿書期會
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人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
身身危授命蒙凶威蹈白刃奮不顧身之勇死而無
悔者何則禍亂作於前忠義激於內不暇擇地而死
也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
逮矣故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獨死於安以皆有
不侯真烈之封亦不及而二人之死亦豈欲求廟食
與褒寵要譽於天下哉誠不忍棄君臣夫婦焉耳

全閩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
事國有常恩云其詞曰
世道升降視網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乞闕侯
夙佐戎幕匪予伊軼而簿書攸托婉婉王姬來殯于
闕夙興夜寐惟警戒是監元有南國受鎮于漳閩山
巖巖以海為疆謂國既平謂威德既加弗戒弗備而
內生葉芽盜夜斫城侯亦戰死王姬既執入火如水
五十四年民請弗卻廟有新號而封有新爵載念歎
初夙教未立三綱如此大命胡不集唯侯齊而家而
婦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孔宜
式著列辭為漳浦學校文廟碑記
臣妾之規漳浦學校文廟碑記
作孔子廟成縣大夫張侯以書來請曰願有記也始
侯將為廟以其事言郡府禱適忝佐郡許為之記及
是廟成而禱迫於召命將還京師因辭其請侯
復使來言曰廟成而記之執事嘗墜言矣願無卒辭
辭既不獲廼為書其成績以為記按郡志漳為州始
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縣後以其地有漳瀉州移

洞

伴洗塵心片片冰崖裂淙淙雪浪深舉頭看白鷺相

坐隅誰料七閩煙瘴向來曾醉呼棖洞亂石穿雲擁

底半巖風物似西湖題寧化縣顯應廟宋李綱不愁

滿願靈旗助北征酌徹一杯寧化縣作盧琦觸熱采

措淚眼煙雲何處是三京

賣瓜田園優五邑市井近千家孤塔凌空

聳青山對縣斜瀟條兵火後撫景重咨嗟

紀述汀州重建譙樓記劉宗周汀古郡中官寺皆百

建安李公出牛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由庫廡

至亭榭皆煥然改觀獨譙樓少費駁未皇及公益務

節縮得錢二萬緡將改作適當路牟和左右望而豪

奪公慮是役之賈禍移錢糶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

人始免貴糶之患會上親政放紬貪濁用真公德秀

為帥視屬部如家公臨郡源父所積又萬緡迺申初

後廢弗葺居民冒侵對列邸肆中通綫路公別給以

在官田宅復兩廡併城南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

立萬馬鉅麗如是然傭作募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

之民不知有役焉初庚寅辛卯間閩為盜區禍起於

汀四封之內大抵皆盜而營卒亦囚執郡將欲我害

人情視汀猶毒虺驚獸之窟宅也公以偏師襲際而

巨寇禽單軍入城而叛卒誅天子嘉獎就畀符竹或

者尚為公慮曰兵驕也民悍也財乏也既而公在郡

四年前之恣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斷首順令兵果

驕耶前之疆廣負固未易捐循者皆革面慕化民果

悍耶亂離創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以飾壘壤

美輪奐財果乏耶昔春秋書新作南門以示譏蓋清

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而土功始司空填人以時受

功周制具存不待其散而後改也僖公治魯二十年

而有斯役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

視僖公孰久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

特書大書之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天資忠義而

輔以材智計而戰戰則克慮而動動必誠余從真公

久見其尚論當世人物如公僅一二指故因斯樓

之成具書之上杭縣新城記國朝何楷上杭為汀之

側之虞王統己巳沙亦寇發延蔓旁邑而上杭披其

害為尤深時知縣德慶岑嵩奏請築城以民力罷德

不果作景泰壬申知縣求嘉黃希禮申前請得其邑

旨於是右布政雲中石公瑁臨視其邑知縣率其邑

人鄭仕敬林祖禎孔文昌等二十餘人協心供事以

成保障之功天順壬午溪南里愚民嘯聚剽掠人巡

按御史安城伍公驥左布政使桐廬姚公龍副使四

明錢公璉僉事豐城游公明同撫捕之因民請謂城

郭宜守以兵乃奏調汀州衛右千戶所官軍捍禦其

地成化丙戌巡按御史六安朱公賢石叅政文江許

公振叅議洛陽張公雄僉事西蜀牟公倅豫章劉公

子肅以城狹隘不足以居軍乃更斥大之以知縣古

嶮胡鉞任其重丁亥巡按御史劔江徐公棊又委成

於本府同知新安程熙通判四明吳桓而以邑人唐

紀等二十餘人佐之繼而右參政宣城趙公昌副使

野江何公喬新僉事金川周公謨都指揮新蔡吳公

遂各出意見經畫其未備者而周公勸督之力尤勤

也謂宜有文以記其成周公乃遣邑庠生林廷瑞

始末來屬筆於余余惟君子之任官貴於勤其政

而限植表而守效死者不去冒死者不能入否則封

上杭縣新城記

國朝何楷

上杭為汀之

側之虞王統己巳沙亦寇發延蔓旁邑而上杭披其

害為尤深時知縣德慶岑嵩奏請築城以民力罷德

不果作景泰壬申知縣求嘉黃希禮申前請得其邑

旨於是右布政雲中石公瑁臨視其邑知縣率其邑

人鄭仕敬林祖禎孔文昌等二十餘人協心供事以

成保障之功天順壬午溪南里愚民嘯聚剽掠人巡

按御史安城伍公驥左布政使桐廬姚公龍副使四

明錢公璉僉事豐城游公明同撫捕之因民請謂城

郭宜守以兵乃奏調汀州衛右千戶所官軍捍禦其

地成化丙戌巡按御史六安朱公賢石叅政文江許

公振叅議洛陽張公雄僉事西蜀牟公倅豫章劉公

子肅以城狹隘不足以居軍乃更斥大之以知縣古

嶮胡鉞任其重丁亥巡按御史劔江徐公棊又委成

於本府同知新安程熙通判四明吳桓而以邑人唐

紀等二十餘人佐之繼而右參政宣城趙公昌副使

野江何公喬新僉事金川周公謨都指揮新蔡吳公

遂各出意見經畫其未備者而周公勸督之力尤勤

也謂宜有文以記其成周公乃遣邑庠生林廷瑞

始末來屬筆於余余惟君子之任官貴於勤其政

而限植表而守效死者不去冒死者不能入否則封

之成具書之上杭縣新城記國朝何楷上杭為汀之

側之虞王統己巳沙亦寇發延蔓旁邑而上杭披其

害為尤深時知縣德慶岑嵩奏請築城以民力罷德

不果作景泰壬申知縣求嘉黃希禮申前請得其邑

旨於是右布政雲中石公瑁臨視其邑知縣率其邑

人鄭仕敬林祖禎孔文昌等二十餘人協心供事以

成保障之功天順壬午溪南里愚民嘯聚剽掠人巡

按御史安城伍公驥左布政使桐廬姚公龍副使四

明錢公璉僉事豐城游公明同撫捕之因民請謂城

郭宜守以兵乃奏調汀州衛右千戶所官軍捍禦其

地成化丙戌巡按御史六安朱公賢石叅政文江許

公振叅議洛陽張公雄僉事西蜀牟公倅豫章劉公

子肅以城狹隘不足以居軍乃更斥大之以知縣古

嶮胡鉞任其重丁亥巡按御史劔江徐公棊又委成

於本府同知新安程熙通判四明吳桓而以邑人唐

紀等二十餘人佐之繼而右參政宣城趙公昌副使

野江何公喬新僉事金川周公謨都指揮新蔡吳公

遂各出意見經畫其未備者而周公勸督之力尤勤

也謂宜有文以記其成周公乃遣邑庠生林廷瑞

始末來屬筆於余余惟君子之任官貴於勤其政

而限植表而守效死者不去冒死者不能入否則封

又施爲有序不失其時異乎春秋之所譏者余故爲之記俾刻石置于城隅以告後之人焉

延平府

宸章我

憲宗淳皇帝御製同仁橋碑

朕寅紹丕圖統臨萬邦宵
於生養安全之域一夫不獲中心惻然故允足民衣
食有農桑之政迪民禮義有學校之教至於橋梁利
涉亦王政之一端屢勅有司時加修建無非所以廣
仁愛於天下也頃者朕之內臣司禮監太監黃賜御
用監太監潘瑛頓首言臣等居閩之南平邑長安北
里武步鄉舊有黃龍橋一座莫知其創造所始比因
樵童牧子弗戒於火焚燹殆盡行者病之臣等荷蒙
恩賜金帛日積月累弗敢他用茲欲附歸俾臣等荷蒙
好義之士同臣兩家子弟鳩工鑿石重建斯橋以利
性來則一方之利皆上之賜也敢請朕嘉其意復賚

助之未幾橋成以圖來獻特賜名曰同仁橋其橋
石布下爲四洞以醜水上爲屋若干楹以憇息行旅
中爲碑亭皆極於宏壯所費雖鉅非出勸募故畧而
弗述若賜若瑛可謂有濟人利物之志不忘鄉邑者
矣夫篤近舉遠者仁之序也一視同仁者仁之量也
朕方期於天下之大皆歸吾仁况聞見所逮可無勸
獎之道乎故於是橋之建既爲名之而復述之於碑
庶幾遠近之間有所感化以興起其爲善之心凡可
以利濟於人者靡不竭力爲之尚何仁政之弗廣仁
澤之弗博哉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
推其所爲而已若謂一橋之建夫何容心焉得人人
而濟之則非古人之意云耳
成化七年五月初五日

題詠

題詠
重昨夜七星潭底見分明神劍化爲龍
萬

釣臺

釣臺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
鴻敗車同載非羆熊鷹揚烈氣如颺風又不見

羊裘石瀨垂綸叟爽氣凌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
求卧對鸞輿忍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

所知高風寥寥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
臨滴水滴溪不與桐溪比收身欲躡老渭蹤笑撚髭

髯照清泚澄潭夜月秋光浮撇波小艇沉餌牽九午一
巨石不能繫飛帆片席歸蓬丘巨鈎沉餌牽九午一

釣直掣金鰲頭翻鱗擺鬣浪山起霜鵬飛動題西林
隔千里跨雲憑風上青真一點孤燈照箕尾題西林

院壁朱文公觸目風光不易裁此間何似舞雩臺病
軀若得長無事春服成時歲一來巾履條然

一鉢何妨且住貧公房却嫌宴坐觀心
處不柰簷花抵死香自注云簷前有袖花題西林可

師達觀軒宋文公窈窕雲房深復深層軒俄此快登
再題并序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

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闕數月而
後去可師始嘗為一室於其居之左軒其東南以徙

倚瞻眺而今鉉山尉李兄端父各之曰達觀軒蓋取

賈子所謂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云者予嘗戲為之詩

以示可帥既去而遂忘之壬午春復拜先生於建安

而從以來又舍於北者幾月師不予厭也且欲予書

其本末置壁間因取舊詩讀之則歲月逝矣而予心

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為之三歎自發願師請之勤

勤不得辭於是手書授之而又叙其所以然者如此

雖其詞鄙陋若無足稽然予之往來師門蓋未嘗也

異時復至又將假館于此仰視屋壁因舊題以尋歲

月而揚然乎其終未有聞也然則是詩之不沒亦予

所以自勵者可師嘗遊諸方問佛法大意未倦而歸

尚有以識予意也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用西
是舊窺臨向來妙處今遺限萬古長空一片心

林獲韻宋文公一自籃輿去不回故山空鎖舊池基
歸來空卓囊未妨隨意宿僧房舊挽延平李先生
題歲月那堪數慙愧平生一瓣香

家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別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

霞聞道無餘事窮苦不計年
飄飄渾漫與風月自悠然
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
平生行樂也今日但新
肝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
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
徒勞斬板今來此懷經痛
所遭有疑無與折揮淚
首顛港漢宋倪思長幾
顛石三百里險過瞿唐十
八

遊龍門洞宋朱公阿遊
陸沉久亦復太癡絕未
成安折首窺今幾年顧影
愧瓊瑛那知龍門客塵底
抱關闌虛簷日偃仰蒼壁
對橫截拄藤老磴響濯足
細泉

別能詩有老休聯句媿前
哲相逢快吟哦壘壘霏鏹
屑三山今入手瀛海僅可
啜崎嶇走林谷王事煩此
傑擬結汗漫遊題善山院
煙午夢醒時一暢然不悟
更待撓捨滅

功名負終老荒山飢走又
三年陳淵和韻拄頰長劍
上凌煙自古功名亦偶然
鍾鼎山林俱不惡一瓢吾

欲盡遊黃楊岩宋劉石壁
巉巖驚鬼劃異草幽花
吾年遊芒鞋尺上崖鬼手
摘星長脚底雷撥破煙

雲得洞戶醉眼恐是天門
開入門差峩森碧玉冷風
吹面天香馥箕踞胡床揮
塵尾萬指未充空洞腹我
因避地訪名山扁舟夜渡
沙溪寒辛勤博此一笑喜
太平猶在水雲間猛將今
無三角虎狐狸畫瓊

紀述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楊時延平舊有學負城

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
四年為賊所焚知州事
劉侯下真視舊址險而隘
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
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
周侯縮之來也市材鳩工
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轍
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
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
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
焉堂成屬子為記余謂周
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序
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
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
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為吏
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為

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迷乎乃究其
本而為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
於異論宋興拙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
嘉祐治平開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
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
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矣
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
之臯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
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
甚焉當是時橫流播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成頂而
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為時著龜非命
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實之學校使
後生晚進日觀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
儀天朝使茲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
侯之遺德龜山先生祠記宋湯漢來延平郡博士
無窮已也龜山先生祠記諸生暨道南之學者咸請
辭士書來告曰龜山先生之舊宅垂百數十年矣維

龜山先生祠記

者鄙守余侯始扶植表章建祠肖像以寄嚮慕之誠
中嘗再葺其復故漏無以寧風雨今大夫林君式之
拜謁悽嘆亟出緡錢布良材堅甃撤腐敗而新美之
觀瞻改容感發興起不有紀載將無以示後俾勿替
願一言以賜之予惟先生之存也視敝廬厦屋皆可
託宿未嘗有所擇而求安然自建炎大盜過之不敢
徙逮庚寅盜再過焉復大書其門曰此揚先生之居
也不可毀嗟夫先生之歿矣冠帶佩玉之聲容不
復接於世之耳目而遺風餘烈猶足以服強暴豈學
士大夫而不能為先生保此數畝之宮乎雖百世可
知矣昔鄭康成以大儒為世所敬不惟孔北海能衰
大其間而黃巾亦為之歛避二儒先之事真所謂曠
千載而相感者若乃先生之學超出於文字之外則
有非康成之所可擬議予不敢不為諸君言也子思
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大道既蝕舉一世偃偃於喜怒哀樂之末而不知
其有本雖日用飲食由之而卒莫識其所從來故雖
有聰明才智閱碩專確之士而大本之不明不免於

醉生而夢死也先生之教使人於宴間靜一之中體
驗夫未發之氣象豫章延平更以此相付授而延平
之所以語朱子者深切而著明矣他日論平日之氣
湛然虛明實與未發之旨相為表裏蓋先生之學雖
有所受而以此建立宗旨乃其深造而自得之者其
有功於天下來世自程門高弟罕能及之不但高於
漢大儒而已也學者類其言以得本心者衆矣然而
曰體驗云者無乃涉於已發與是心之靈非木槁而
曰死也雖其未發必有事焉弗求觀省曷稽中德故
曰求則得之又曰不思則不得是思也非意是求也
非為而何已發之疑乎諸君既祗栗先生之宮墻盍
亦闢其堂窺其奧反躬以驗夫大本者之安在不至
於延平所謂灑然凍釋不止也抑予所尤溪縣重修
欲告道南與泮水者亦若此而已矣

廟學記

縣事會稽石君整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知
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而山臨流
背巖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為宜中徙縣北源上

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為門
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
不失其正者整始至而病焉顧以數學之初未皇
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庑
先賢以尊古訓唯致為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欄嚴其
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
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
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倘辱記焉
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整之幸也熹惟石君之
為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
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為已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
邑而蓋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為
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
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
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
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

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

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
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
之恭敬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
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及家自及
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
必使天下之人皆有所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
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
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
時盛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
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
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
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模宏
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媿媿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
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古使
學校之所以為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
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
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修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
之為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

是則石君所以教人可書之大者其視昔新
學一時之功為如何哉然其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
尊嚴國家教化之官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
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
其敷教作人之功於且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
之志以勸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為郡縣者使
其皆以石君之心為心焉則聖人之道中之初右司
不憂其不矣沙縣陳諫議司記陳瑩中論蔡氏兄
於天下矣沙縣陳諫議司記陳瑩中論蔡氏兄
弟忤旨竄嶺表公之餘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
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一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
必窮死初京為翰林承旨以詞命為職潛奸隱慮未
聞於事雖未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時力
言京不可用之以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
聞者往往其言以為能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
俸竊國柄矯誣先烈怙
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

沙縣陳諫議司記

陳瑩中論蔡氏兄
弟忤旨竄嶺表公之餘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
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一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
必窮死初京為翰林承旨以詞命為職潛奸隱慮未
聞於事雖未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時力
言京不可用之以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
聞者往往其言以為能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
俸竊國柄矯誣先烈怙
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

周通三

能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

時望神宗皇帝用參大猷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
之洽可以立致呂公獻一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
文正溫公猶以為大邊公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
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
能奪其流毒至于今誠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
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
於未見之前獻可有光於二公之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
靖康中朝廷欲盡復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
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諡號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
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也蓋將以風勸臣節也而公之
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祠以世垂後雖方用於時而其
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立師而去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
流風餘韻猶足以立師而去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
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
士大夫誦其書尊其治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
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
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禮來世是宜書則為之書

八十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大閩通誌卷之八十四

詞翰

邵武府

題詠送王子文宰昭武

宋劉倫 樵川古樂國誰遣生

嘆子往字其子寄任良亦艱傷哉周餘民十室九孤
 鯨深心察苟瘵摩手蘇瘼癘願加百倍功勿作常時
 觀變熒然事幾微易矚亦易眩悞從快處生理向靜
 千變雖然事幾微易矚亦易眩悞從快處生理向靜
 中見健決要安徐聰明貴豁欽潛齋有愚言或可代
 箴矧百鍊或繞指粹白俄成緇有初諒非難其難
 在終之道心取絲粟易為群物移不有精一功誰能
 勝安危子今如玉雪瑩潔亡少疵願言保令德歲晏
 以為勸糶歌宋王漚君不見漢州長者李君發荒年
 期作粥救饑渴三十餘年辨肯心幾千萬

人得存活玉皇有籍注姓名寅仲其孫應夢生魁魁
堂堂官閣學簪纓世代轉光榮又不見饒州富民段
念八聚粟數倉逞豪猾歲增高價計雖刀不顧鄉閭
人餓殺天公震怒呼六丁白晝霹靂飛雷霆斧碎其
軀火其廩人不能禍天有刑此邦菜色盈田野富民
閉糴何為者滿室貯錢不輸捨留與宿郎騎大馬郡
人頂禮社尚書乞糴鄰邦林里閭仁人為善不徼福
天道福善影響如我憂郊外人無飯願君為李不為
段為李受福段受殃

邵武道中
歲事已凌遲勞生尚
不用勸君君自斷
行役遊子能不悲
秋成收斂已空畦
何成悠悠長路岐
髮凋鎮日長空饑
如此三嘆

紫雲溪
國朝沈曰復
復何為
舟樵溪上花柳競
猶蕩兩漿續續傾
一壺烹魚具其旨
取次供行厨豈

渭川荀亦有松江鱸仰觀載俯察春意迷康衢漢
陵少陵社赤壁眉山蘇流觴依曲水浴沂臨舞雩世
代雖有異風致良不殊因**游寶林寺**
無人到春風掃
落花重尋舊游處泉石遶煙霞
月暮淡雲疎雨午時天金鸞花落無人管斷送韶光
文一**題大乾惠應廟拜序**
義寧孤媚忍欺人北方冬
署新羊號南嶠猶遺舊守臣身合沉湘甘殉楚心知
蹈海勝歸秦塵間俛仰幾楊李樵水東流萬古春
隋大業十四年戊寅泉守歐陽公官滿歸至此夫婦
俱溺水死時楚禘士弘長樂寶建德魏李密定陽劉
武周梁梁師都秦薛舉涼李軌梁蕭銑冬已僭號割
據而唐李淵以代王侑帝于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
變字文化及立秦王浩五月李淵王侑而自帝以隋
為唐王世充以越王侗帝于東都公洛人也將安歸
乎生蓋不如死矣噫公之心誰其知之後六**天馬山**
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銘壁

元黃清石 溪隨天馬西北行半空忽見蓮花生雙鸞
欲下却飛去旌旗引入丹霞城攀蘿上到猿啼處恍
然曠坐消百慮千山無人雲氣深終日徘徊不能去
虛空樓閣時自開異香忽起三清臺風吹笑語落天
半知是神仙騎鶴來百花潭上春自照白鹿呼人猿
亦嘯路迷不敢輕問津恐有賢人隱耕釣蒼崖九折
樵迳通絕頂可見西崆峒塵心遊桃花巖賈鎮成小
豁然臂欲羽竦身直上凌天風絕澗響老樹倒掛
塊石上出浮雲幾千尺寒泉飛下絕澗響老樹倒掛
蒼苔碧巨靈劈斷知何年中有古洞藏神仙蓬萊宮
關浩杳靄世外別有壺中天巉巖磊砢相綠入雲霧
晦冥光景集丹房石室淨無塵虎攫龍擎半空濕山
人舊說挑花巖山高水絕無由探我來正值桃花發
長嘯獨倚春風酣同遊雅士貪幽趣自勵山雲燒筍
具兩山流水一川花依稀似是桃源處世上紛紛吹
戰塵山中道人都聞欲從君住不可得一聲孤鶴
雲空南田耕舍賈鎮成離離南山田禾采山下綠
晨涼風發秋氣已可掬美人平生龍

零落在空谷頽色不可見何由踵高躅我耕南山田
我結南山屋山下交桑麻上山友麋鹿還肯過鄰家
鄰家酒郊行采李公遊人忘井邑耽靜步郊原落
應熟葉風能掃寒花霜更繁山空樵響答灘
淺揖聲喧頽結山道峰山國朝同文通道山峻嶒千
陽伴長年北灌園國朝同文通道山峻嶒千
巒雲氣互吞吐巖崖瀑布相喧嘈石梯蟠屈蒼苔冷
山開絕頂瞿曇境樹色深藏虎豹關日光斜抱魚龍
影樓閣高撐起遠空微芒城郊暮煙中一泓海水秋
無際萬里關河望不窮嗟余每愛雲松宿盡日登臨
看不足秀色高峰若可遊寶蓋巖國朝同文通夙有斯巖
分擬傍陰崖結茅屋遊寶蓋巖國朝同文通夙有斯巖
從支澗入人在半空行六月如霜候四雪中度雲際
時長雨聲願求容膝地着我過浮生
嶺采李公凌空石磴三千丈匝地瑞林百萬
嶺花自有眼來方見此直疑身已到仙家
紀述和平志序國朝同文通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
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者絕

續悔顯常不可必其或終延一二百載絕而復續悔
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為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
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况萃
於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氏上官
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擢進士
第者二十餘人入太學預鄉賦累累不絕書起徒步
至顯官因而傳子孫為世家榜籍迭書衣冠襲起者
不可以數計也烏事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
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善聞古之君子所謂歿而
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法晚入
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公所立
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
有言誰謂華高企而齊邵武軍學永相隴西李公祠
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言自為小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為已憂宣和初一
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
懼而無有敢以為言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夷狄

與我之像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
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
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已矣
虜圍既迫群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為幸免計公又
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
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
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為宰相公亦
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思所以修政事攘夷狄
者本未其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守撫
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
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
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
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北邦謂公之忠義籌
略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
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
公之像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
奠安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
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

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亦有且論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禍福雖以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悟有平心也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

世言閩盜泆也盜皆起於汀境邵與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寧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且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某入出守皆固辭王侯遂獨奉詔引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于野握拳轉戰誅筋竹洞渠魁群醜或膠或降性下瞿賊猶據險戕縣令拒官軍侯方擊鏖致討會以風聞去詔用趙侯以夫代之慨然以夷

難葺廢為已責一清谿洞再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成撫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

糜錢楮若干緡堂寢顯嚴閣邃如大家甲族之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俗於力招捕使陳公鞞過而嘆曰輪負美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瞻兵廩徒之費侯一錢粒粟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乘障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患力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石於弁士推於譙咸無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為官寺夷虜願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盛金帛充斥不俄頃而井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蓋祖劉能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無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萬姓之禍福繫焉焉可不謹擇歟故夫諉事於不可為庸人之禍福繫焉焉可不謹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傑之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孰資而助之哉特其

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
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
則已為難矣豈復有為治之兵而況於教乎若夫以
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
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蒞事不闌葺鹵莽以取
謬悠之譏則反睚眦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
毫末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
也如此吾友况侯有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
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為掾持法嚴明
而能怨蚤有聞於時稍遷鹽筴莞庫乃能從容為大
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秦定未
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時法令之
所得為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為長吏
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
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
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故可立
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問里親戚之
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

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為之
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
為深耻縣學弊侯率儒家若更脩之曰善為之吾不
必他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
公上之供以待汝脩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
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
或略傲於縣學則又為義舍以附其旁寬為之制使
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
兄始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
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三里有雲
講學之故處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
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
退食即其遺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歎若將見乎其
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
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達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
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其許
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
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福

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某日成理侵
設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生舍菜
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躡之閩帥上
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
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廼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
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以其學
閩也叔子嘆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以其學
傳之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
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子從侯得先生所為朱
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
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為縣學記嚴嚴焉欲
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
實必也宗族親孝鄉黨親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
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震之遠也
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
以趨乎聖賢之城而無大過矣嗚呼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
可得吾况侯乃能篤信南推用之吾焉得不為之喜

乎斯邑也由况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
况侯之遺夢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
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達廣江人
後居高安今為其官其為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
思碑此因著
其教事云

興化府

宸章我

太祖高皇帝徵吳源詔曩者朝臣薦鄉學行是用召卿
於步趨遂命還鄉今者朕選官以四輔而卿告年老難
業缺負生徒無所矜式卿其為朕一來講道授經無
筋力之勞而有成就後學之益亦
儒者之素志其速來勿有所讓

題詠思賢堂懷薛令

創始人何在空堂草棘
侵衝門孤窟魚穴柱蠹藏深羽

化王喬為塵昏子賤琴獨
嗟民困甚誰繼昔賢心
共樂亭采陳俊猷共樂臺
前花木深登臨當

暑豁衣襟紅垂荔子千家
已尋居士服清歡時伴醉翁吟憑欄四望豐年稼差

慰平生題**東岩**國朝方懋石徑蒼苔古長廊白晝閑
憂國心題**東岩**曇花和雨墜獨鳥向人還竺國三

千界祇園第一山寧知方外趣祇在市朝間雲出
影落庭外松陰入座間教童休掃去留伴一僧閑

郭呈張守劉子翬出郭籃輿載酒隨林邊蕭寺趁幽
期雲依石度遙看夕路遠田分欲去疑落

日悲風滄海外黃花翠竹晚秋時憑**游西門上溪**蔡
詩寫登臨勝為報壺山太守知

蓋為聞山鳥擊鳴驕平田擺袖青雲台蒲屋芭蕉碧玉
尋溪因過上溪游雨後溪潭水亂流因傍堤松卻飛

抽開濟無功須蚤去**次韻張守同往華巖寺**劉子翬
故時瓜瓞有通侯

花開傍橋晚鐘樓殿碧山椒林松遠路行不徹野鳥
避人飛更遙喜有高情共丘壑應須長嘯混漁樵老

僧好事能延客未**游將軍山**巖石下石泉殊甘涼野
巖亦蕭灑驚猿度嶺雲遺菓墜

庭瓦披軒忽求嘆幽抱不可寫**過蔡忠惠故居**懷
章南過蔡公鄉駐馬遙瞻數仞墻卅荔枝株經品藻

喬松葉葉惠清涼四賢詩出人增氣三諫章成國有
光真是濟川三昧手**城山松隱巖**郭德青嶂迴環

春湖水村叢樹綠於藍點點行人去如蟻新袂未
挿水田平高低麥籠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

亭亭如聚米長峯吹我上高峯一眺乾坤三萬里禪
參差如聚米長峯吹我上高峯一眺乾坤三萬里禪

房花一木深復深危簷滴露生春陰白雲滿地石苔古
老鶴一聲山月沉松窓坐久轉清悄詩思撩人不知

曉我欲此地卜幽棲須待他年濟時了重游松隱巖
好山無處不追尋行到城山未夕陰呼月臺前看海

色興雲洞口聽龍吟孝廉墳古蒼苔合文節祠荒碧
草深最喜同遊俱俊彥清風滿座共論心十五年

同游三峯之

前此地遊重來正值一天秋好山橫碧水窮處落日
留紅天際頭萬頃桑麻連沃壤數行鳥鴈下平洲蒼
茫遠景看都遍又向松陰漱碧流海天空濶絕纖
埃此日登臨氣壯哉老樹如龍當澗立流雲似馬破
山來開隨野鶴行苔徑又跨天風上石壘題文峯巖
臺佳景留人歸未得高燒銀燭倒金壘題文峯巖
天作奇峯戴巨鰲葱葱佳氣映宮袍千村草色兼天
遠萬壑秋聲挾雨豪海月欲生涼似水礪雲初起湧
石濤興來把筆題新高城山國清塘宋洪皓燭龍醉
句只恐明朝紙價高城外水溶溶漁歌忽斷荷花風倚巖
里雲張織小舟塘外水溶溶漁歌忽斷荷花風倚巖
僧舍高深戶我來跋涉拳有股喘停更促短笻上怪
石週遭卧萬鼓况是秋風到此山惟有孤鴻時往還
勞勞百年共纏縛不似青山長自閑古人古人嗟已
遠長歌商庚午秋廣化寺觀進士入試宋黃公度棘
嶺歸來晚齊梁齊梁寒令瘦語題題齊梁齊梁寒令瘦語題題
齊梁寒令瘦語題題齊梁齊梁寒令瘦語題題

君勿怪箇中題囊山寺宋文公曉發漁溪驛暮宿
會是老於菟是囊山寺宋文公曉發漁溪驛暮宿
翠行役倦修程投閑聊一憇不學塔中仙前途定何
事同下馬松關外行行過虎溪鐘鳴知寺近雲暗
覺天低礪底流泉滑巖頭古木齊何當謝塵鞅此地
幽棲都是知心者相隨到古囊雲開山展碧花
落水流香看竹穿苔逕談棋坐石床幽懷不可極吟
對晚煙蒼借榻雲深處風窸夜不寐興來吟弄月
睡起坐聽經鶴舞松陰碎龍歸雨氣腥明朝賦歸去
山色為誰青睡起夜將半心清詩興豪鈎簾觀海
月倚欄聽松濤風送溪聲近樓擎山影高坐來得真
趣便欲解青袍宋文公和柯殿元韻乘閑來古寺隨意
扣巖倚客赴松花供僧翻具葉經池清魚隊見樹濕
鷺巢腥寂喜朝來雨群峰分外青畫壁留珠玉詩
名盡俊豪樹紅留夕照山白湧雲濤門挹南遊壺山
壺遠巖臨北斗高興來尋去路露草亂青袍遊壺山
真淨巖齊梁齊梁寒令瘦語題題齊梁齊梁寒令瘦語題題

貞淨巖齊梁齊梁寒令瘦語題題齊梁齊梁寒令瘦語題題

棲巖幽啓扉相見還相留欣然坐斗室底蒲室嵐
氣生清秋開窓一覽數千里蒼海竹芥等杯水客帆
來往煙雨中人家遠近林巒裏平生讀苦不多時
事如此將奈何蠅頭蝸角付一笑會當結屋山之阿
重遊真淨巖十載馳驅兩鬢班興來得得訪名山征
途萬里風塵暗梵宇三間日月閑澗水疑從天上落
洞雲直到海邊還祇今三昧憑誰問一笑高僧為啓
關 松扉迥入白雲中躡蹻捫蘿路可通結社幾人
思慧遠登山何處覓壺公五更客夢茅簷雨六月秋
聲木葉風獨倚欄干望滄海故鄉應在泝門東和方
時舉韻林下高僧睡得牢春風幾度到園挑龍飛洞
口雲猶濕鷓啖峯頭月正高千里溪山無戰壘半江
煙雨有漁舸我來還憶方時舉斗酒篇詩意氣豪
國朝東和盧琦韻樓榭丹青樹色中巖高疑與白
雲通四時有雨地長濕六月多寒天不公夜火人歸
黃石路暮潮帆掛大湖風壺仙一去無蹤跡滿洞飛
花西東大象峯國朝郭應舉衣陟崇岡盤路迴繞駕
山言何所之想提在深窈徑陟苔痕滑寺

石室峭時花爛巖阿幽雋韻林杪仰瞻星辰近
江湖小羨彼山中入托身塵世表何當遠相從談
玄坐遊瑞龍院國朝補字我豈好聲利躍馬塵土間
香曉望城西山中靜者木石同古顏我今來訪
却恨望得追攀花雨濕樵筵松風冷禪閑徘徊清
之偶然得追攀花雨濕樵筵松風冷禪閑徘徊清
來興盡鳳凰山登高國朝補字又是登高第二回功
始云還鳳凰山登高國朝補字又是登高第二回功
債明日放歌歸去來南山幽阻刺宜秋飛蓋時臨
最上頭故國五雲回首是南山須重起望京樓三年
不去為誰留十里南山似十洲心已成泉石僻去
年風雨不曾休不是山人酷愛山忙中誰解暫偷
閑昏昏終日兼終夜百歲能逢幾破顏南來作牧
近三秋碌碌何曾展一籌不是滿簾未稻熟敢因佳
節出郊遊帝問群彥摠金闈對酒何勞怯日西抹
月批風三百首醉來一任竹間題悄悄幽懷幾日
不開須知一快在登臺白雲堆裏停朱轂遲爾可入
不來同登和岳太守巖秀擁巖巒巒巒巒巒巒巒巒

舊樓臺山門我已非生蒲弄草堂
客去歲題糕今又來別構茅堂向蒲弄浦弄山高
天縱橫經講道唱甫中十里渡頭頻繫問奇船門巷紛
轟天起倒影平湖三十里來舊基零落荒蒼苔高林
紛響珠獲一從觀春深花自開花開花落幾今古風
日暮鳥相語廢園春深花自開花開花落幾今古風
教何曾化塵土綿綿書澤猶在人浦原之魂不鄰魯
我來曾過山之陬夕陽駐馬空回頭九原之魂不鄰魯
依臨風一題高田院橋亭生始覺非野僧還惜別游
嘯雲悠悠題高田院橋亭生始覺非野僧還惜別游
客亦忘歸月滿千巖靜風清一挽王御史面宋陳師
磬微何時脫塵役杖履願相依友百代仰高風終始
終何在窮通共一空兩言成益友百代仰高風終始
無遺恨恩榮托至公不應埋直氣會見吐長虹
貴官何與長年死不亡身雖禦聽悲氣已懾豺狼不
盡胷中蘊猶堪地即豈惟吾道憂編簡亦輝光
仙水廟藥竈無丹人風吹我已去洞門有樹鶴還來溪聲清

三秋雨山色青無半點埃更
夜深清夢到碧紗明月照蒼苔
山頭雲氣故恍惚何氏兄弟跨鯉魚
山頭雲氣故恍惚何氏兄弟跨鯉魚
關何時華表歸來乎鳳朝齊何嶺頭暮想何巖
平生塵跡未能到今夕何夕登斯樓九仙跨鯉魚
去藥竈丹爐幾今古白雲滿地孤鶴閑惟木擎空老
蛟怒青山四面相縈迴流水百折聲如雷蒼煙長掛
臺上樹細雨忽落庭前梅花似笑客來晚客來洞
底春猶淺躡蹻安知步履危採芝自覺心期遠十年
鉛槧誤此生願借一梳通仙靈中霄夢覺飢骨冷似
聞玉笛空中鳴曙色催入賦離別袖拂松梢墜殘雪
相期整履重來遊龍華寺巖中夷曠似江南煙
共濯滄灣弄明月游龍華寺巖中夷曠似江南煙
收綠野連青障闕朱橋映碧潭丞相無家曾住寺
聘君有字尚留庵荒山數畝如堪買徑欲誅茅老一
龕河濱寶幢峯下煙霞古老樹如龍欲飛舞花氣董
成萬壑雲泉聲散作千林雨我愛溪山事事幽錦袍

醉踏東風遊題詩淨掃巖頭石把酒還登竹外樓空
門自與人間別夜榻焚香卧清絕明朝長笑拂衣歸
與山却溪風

與山却溪風

紀述甘露述
唐歐陽修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
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甫尼入濟南林

公積太夫人終公每一痛哭至水漿不入口或三日
或五日內外羸瘠殆至殞滅癸酉將與先府君修合
葬之禮公之於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舍
襚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域回護實在我私當
墾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誕甄甃與兄弟手攻有
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愆法度不違典禮而有
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寔也春三月二日忽異氣
自天氣氤氳下蒙非雲非煙暮暮綿綿彩耀光鮮馨香
馥然朝起及慎徘徊不散先是繞壘已栽松柏與晨
枝葉間瀋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桐子公奇之與兄
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人間所其
之耳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珠相鏗然玉

聲如是者三日觀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真冥其間
蓄靈地陳陳其間蓄伸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
身無聲苟有可褒以物而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
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子聞甘露之說莫覩其
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為公而降公之德豈
常德歟况殊香啓途異彩相解疑結豐圓向日翻堅
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手
圖經序
禮幸而獲見彌覺不足遂為之述
愛愛音也退之愛音如司馬子長嘗過曲江借圖經
於張史君足跡所及不為徒然者况四海曲江至是
百年矣開元人物或可以想象而得之如探禹穴關
九疑過齊魯以觀諸生冒禮之處不獨子長為如是
耳莆之為邦壤地褊迫由蒜嶺而南有為諫大夫者
居漆林以能詩稱福平山下即歐陽四門之廬又十
里有水一帶如寒玉芻牧走卒知有先輩徐君者異
時不肯仕作賦天矯如吳融今斷墻破屋髣髴猶在
也太史所書惟頡陽三數處陂池所自出他書可見
者有壺山九仙山百丈飛鳥溪轉水臺其餘茫昧不

圖經序

子長多

可知我生三十年嘗一日捫藤蘿直至蟹井又嘗走
金谿得蒲弄一席地東望海上遠山出沒又嘗走石
門觀九鯉湖髮少齒落纔得一問津於石所麥斜寒
遠無人之處及由銅鼎矚大飛其秀傑之狀過於他
山莆之大畧唯是耳太守鍾離公以淮海之雋有古
昔之聞嘗出河朔涉燕薊所歷為甚多其於治郡如
治剗邑窮日之力為不足以火繼之公之退然自下
非緣斷削每以我為知言者我有慙色偶一日道人
物山川且欲按圖而求之以縣之北三里有故家為
林氏門安綽楔出南郭可五里端明蔡公有舊第熟
視雙闕者不覺歛容過蔡公之門或立馬低徊不忍
去公以南北通塗數里中乃得此若求之井邑聚落
所得又益多此圖經所由出也前時書未成公屬我
叙其大畧不敢辭是書訪之名山酌之故老取之佚
人得之殘牒遺編續藁舊志論次先後與化軍學記
惟出一手乃為軍學教授長樂陸琰也

黃公度

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為文物善地閩又其

最後顯者莆之為郡蓋百有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
詔立學中更三舍歲貢之法生徒日滋有司病其隘
乃斥而大之未五十年腐蠹漫漶摧壓略盡紹興十
有九年永嘉徐君士龍來居師席始至慨然欲改作
一日進諸生告以今國家稽古禮賢崇飾學校之意
復白其狀于部使者鮑公延祖得金錢一千三百萬
以明年冬十一月始事閏月六告成舊學廟屋中峙
廟學之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以闕御書後有
廣堂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礮石瀦水約諸侯類
宮之度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傳以廩藏庖福為屋
九四百八十間復推其餘為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
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百世不能改既乃合三
縣生負笈日迎賓陳侯介百拜飲酒而落之相與求
文於公度以識其成公度曰昔者吾夫子一旅人耳
千歲之下享王者號獨處巍巍之宮而無媿者以斯
文所托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永其不畔於吾夫子者
則羣居於此亦庶乎其無媿矣新而敝敝而更循環

之理今之一新焉知久而不復敝乎吾將以徐君行
於已者遺于人行於今者遺于後其可也西京文翁
稱爲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之
下眎趙張龔黃輩平盜賊理獄訟課農桑未免爲俗
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
吾聞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既能成就如此
猶以居冷官力難使人爲不足設興化軍脩學壇廩
其勢可以自爲如文翁詎可量哉
田園 毗陵張侯之治蕭也下車之明日令於學曰
言甫壤墜徧小賦入薄不敵江浙一大戶而家習詩
書多出魁人韻士爲中州冠吾聞泮宮養士多而廩
稍少突不黔者累月吾將爲爾士續食焉主計以其
經費闕若干來告籍旣上於是捐金錢二十萬調其
受已而曰是苟紆目前耳如來者之不可繼何會吏
白有發利曰崇福歲租餘三百斛例以供浮費於是
又割其田相學廩閱三朔蒞學見諸生有聲于列者
曰先生辱賜衿佩堂矣亦知十三齋傍風上雨之不
可君乎盍請往省之侯且行且顧慨然曰吾責也其

可以耶計鄙宴辭於是力加搏節又得二千楮以葺
治橫舍郡博士帥諸生搏侯賜退而職事者相與傳
餐課工役亡錙銖滲漏榷楹梧柱之朽蠹者新之以
良材榮蕪輒級之圯缺者易之以堅甃垣壁軒檻之
敬傾忘漫者皆支補而楮亞之微而几榻皿器色色
備具凡五黷竣事邁一日得寓目焉舊同舍林立敬
信前列僉曰子嘗業於斯職於斯其爲識顛未予去
職事增幾何曰三之二予作而曰人物之盛月異歲
不同如此微今侯殆無所乎館養矣先是牧吾邦者
亦豈無是心至而力不至輒止間有力可以及之
而修宮者或遺於廩士增田者或忽於庠士今侯此
舉實兼二美蓋出文俗拘攣之外凡我同志亦盍知
侯盛心之所存乎今日學校之士他日朝廷之士也
課文釋藝非以競華藻也史掖詞林之典冊實基焉
談經繹史非以資口耳也廣廈細旃之講論實昉焉
領袖頰行能糾正其徒之不帥者爲諫官御史必能
以殿虎自許矣會計財用能不取一介之非義者爲

方伯連帥必能以琴鶴自隨矣容止端詳不失尺寸
正以習臺閣之儀局度閎濶不立朋比正以學廟堂
之量事師忠必能陳善開邪以事君處友信必能協
恭和衷以處同列此非侯期待吾黨之盛心乎或曰
子言為達仕者設也窮通有命幼而學者安得人人
皆壯而行之乎曰不然也孝友其政也仁義忠信其
辭也言寡尤行寡悔其祿也豈必圭組軒裳而後謂
之達乎人心涵萬善有不贊之富身並三才有不位
之貴衣逢冠章居窮處獨無異庸常而道之高明則
可以官天地而府萬物也德之川流則可以澤生民
而漸百世也此又非侯大相期待之盛心乎思昔吾
邦為元老大臣則有若正獻陳公正簡葉公莊敏龔
公相業光明宗社嘉賴為耆師鉅儒則有若艾軒林
公湘鄉夾淦二鄭公與近世復齋陳公或勲業不竟
或肥遯自高或急流勇退皆得以並祠學宮清風凜
凜百世可仰是惓惓者誰寔使之于以見君子之能
為可貴而秉彝好德之真在人心未嘗泯也凡我同
志而卒而後共藏而脩共息而游共趣而求正心以

謹其初持敬以固其父孝弟行於家庭信義孚於州
里達而為公卿則罷勲景鏘塚美鼎彝窮而為師儒
則格言嘉德流輝方用庶幾不負我侯修學增凜之
德意不然則不養大體不居廣居未仕者銜才而涼
於德輕環躁擾以苟賤吾父生師教之身既仕者屈
學以諧於世譎譎柔邪以狹小吾聖賢傳昇之道使
性哲得專美於前宋者得訾議於後其不負侯之教
育也幾希學嘗修於淳熙之戊戌中間雖小小葺理
非經久計今又一戊戌矣而復大修之豈亦有關於
氣數乎侯名友文靖之元孫僚齋之孫嗜學好修趨
向近正刊艾軒僚齋文集以惠邦人九事關雅道者
為之忘倦諸生肖像侯之像而祠之申告後人有引勿
替興化軍名賢合祀記宋黃顯祭法有功烈於民者
以功或以德或以名位非有貴賤尊卑品節之限凡
人情所喜慕皆得為之惟祠于學宮者不敢以僭孔
門之學以操履趨向為先少有玷缺謬矣皆聖門之
罪人雖一日不能安其側况同堂合席百世並祀而

不毀哉故九立祠于學不以功德名位諸不在六藝
之科者不在列不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
者不在列不知正心誠意修身謹獨之道者不在列
必欲其對越聖賢而無毫髮愧怍者也莆邦文學號
鄒魯學宮壯偉甲於閩郡其嵬峩岌業可望而不可
親者夫子之宮墻堂奧也當時及門之賢左右後先
咸得配食踵其後而濟濟衣冠者又有鄉之善士曰
孝子林公攢殿院林公蘊侍郎林公藻著作方公儀
端明蔡公襄主客林公冲之提幹林公郁丞相葉公
顯湘鄉鄭公厚夾滌鄭公樵丞相陳公俊鄉參政龔
公茂良艾軒林公光朝著作劉公夙正字劉公朔觀
文鄭公僑九十有六人合是邦典刑文物之盛而萃
於一堂鄒魯之風彬彬在是矣歲時率諸生敬拜祠
下企遺躅揖典刑以革浮薄以激廉耻崇鄉黨之化
焉尚艾軒祠堂記陳俊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
侯元仲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
風俗敦教化為本閱數月闔郡之士咸造于庭曰莆
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

而先生行義脩飭聞于鄉里者艾軒先生實作成之也
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
關門教授四方之樞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
科登顯仕甚衆先生之為人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
輿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默問對
無非率禮蹈義士者化之簡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
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軒弟子
也莆之士風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
願得立為祠宮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慕而垂
後來之勸敢以為請太守喜曰言會于其心其可後乎
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擇
城南隙地為屋十六楹丹雘一新像貌煥然崇德尚
賢聞者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諸生有事祀
下與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女其可辭先生諱
光朝字謙之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
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為吏部
外郎國子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

廣東以儒生平劇賊朝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
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王音嘉獎賜以金章不旬
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部侍郎
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待次逾年得疾三日不
起天下之士莫不傷其才有餘而未究也况邦人
群弟子乎昔揚厚歸捷為以黃老教人門人猶為之
立祠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為吾里宗師可無
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朱文公
祠記宋陳必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
至聖大賢不足與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唯獨
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唯自有諸已而下
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
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
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不以默參其奧下至
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機律曆莫不窮其理其誨人
也無知愚敏鈍貴賤疎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
宦游之日少家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

臨臨應接不休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箒
而後已嗚呼若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
倦非耶此祠堂所為作也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
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
錄家禮小學家傳而人誦之莆雖蕞爾邑昔稱士鄉
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間凡三至焉趨承教之士
不少先生沒廿二年矣前輩往往周謝晚生益知嚮
慕校官陳君汲既刊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誦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於是即學宮而祠之末學小子瞻望
其端莊剛毅寬裕溫和不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深切
懇到之誦可以釋師儒不並世之感矣苟讀其書而
不體諸已敬其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寧無愧乎陳
君謂必嘗登先生之門
興化軍新城記劉宗正莆為
宜記作祠之歲月云
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他
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寢
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
郡人陳公奕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

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盟事方有緒而
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
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
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擢魯侯用虎知
軍事侯博訪于衆或謂城庫者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
且廣無以繼侯奮然曰庫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
不可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
工徒先是官畫丈尺渾僧幹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
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既
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
以磚五門樓堞用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
人之所爲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
千一百七十二甃大小六十七萬八千六百五十一
四百靡縉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
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
出郡帑昉於紹定三年之春訖於四年之冬蓋三百
年不克爲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緩事乎樂土果可
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樂毅

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
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先朝懲儆懷寇之慮
城廣城邕城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立近
迹大城江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子
罕之朴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爲懼以恃陋爲戒墨翟
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逢迎
之厨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
除不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
令蠲夏稅一年以搏節之贏代輸噫侯知築是城又
知所以守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盡力且率大夫
國人所相斤斲其後通守趙君汝駟判官趙君汝茨
與有勞焉莆人喜守備之固美蕃宣之勤復悲陳公
之不及見也某亦版籍一民貲不足以豪鄉閭力不
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仙游縣學進士題名記
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閩粵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亢聲
名爲世所貴重後有慕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亦世

仙游縣學進士題名記

仙游縣學進士題名記

仙游縣學進士題名記

仙游縣學進士題名記

有人焉然文章愈衰薄無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
辭官人四方學者緬然而起其以名聞南方者鄭成
之其尤者也為道專一使詹者存或有所推以先之
其餘為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眾興化軍屬縣三仙
遊纔為中縣然鄉間幼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
子弟齒歲時即先生舊德以指授經術其為詞章相
與講導鍛成一律進取科第若逢蒙之射陶朱之舉
其失中而莫售者鮮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
天下郡縣無有絕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然古
之仕也取人後之也求仕者其才與科合則中焉行
能前仕而後知也夫學士者豈特屬文辭苟仕宦哉是
與能仕而後知也夫學士者豈特屬文辭苟仕宦哉是
必先乎已立而後擇於人者也開封塚廖君悉記縣
之登第者姓名等級若年月日距今而上斷某年以
來俾刻諸石而植夫子堂之西偏來者得以嗣而
書焉余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摘名交議曰某
者之為人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
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為人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

之或繆矣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休養
懸必明是其來觀也既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
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人之指數吾名
猶吾之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歟廖君潔志尚
古又務勉人為善將記以襄有鄉里之舊屬之伴序
其事襄既道其所以非敢專警於人亦將以自省云

福寧州

題詠洪山

唐韓伯修壁立東南第一峰問名知是葛
仙翁丹砂竈逼雲頭近玉井泉流海眼通

六字籀文天篆刻數間洞屋石幘幪
我來整履層巒上環視群山盡下風
年事無由問老成化為兜率地留得
添朝影銅壺斷漏聲我來空弔古恨
不賦蕪城題
支提寺
鼓何魯隱匝地豪光不用尋欲識
天冠真面目鳥啼猿嘯總知音
題鶴林宮
王鄧

諸公安在哉雲林煙嶂鎖蒼苔大千世界飛雙鶴策
一洞天遊兩迴太極光陰忙劫數九重瑞氣接蓬萊

煙花隨分眼前綠蔡伯原無賴惟能
惹起朝猿暮鶴哀怡雲堂次韻發酒顛樂來仙館借

霄眠閑遊漫費登山履欲隱漸無負郭田深徑鳥啼
苔寂寂野橋日暮水濺濺題詩未得如椽筆惱亂春

風一遊香林寺國朝林聰一逕入幽林香風散鳥音
惘然逢僧時說偈坐石獨鳴琴翠擁層巒

合流分曲澗深興闌
歸路杳處暮蟬吟

紀述福寧州學記程鉅夫子為孫君駢記寧德縣學
按長溪唐武德時為望縣閩王氏析為寧德宋末又

析為福安皇元一統肇州福寧二邑隸焉初惟夫子
廟在縣治之東慶曆癸未遷城東南取始有學自元

祐庚午更新而堂宇備自師公古鄭公樵教授而經
術明自鄉儒先游紫陽之門而絃誦衣冠盛歲父星

祖敬至元丁亥白侯璧改作而颺風壞之元貞乙未

樊侯忠又改作而颺風又壞之丙申陳侯翼請于省
臺命同知州事孫璧董其事協謀悉力樹戟門作禮

毀績從祀祠先賢會講有堂肄業有齋畚土輦石燥
濕崇卑翼翼嚴嚴規宏而工密可書已然子前記學

其說殊未竟校庠序古矣明倫之外無他說也詞章
勝德行微先儒有憂之歸而求之性命大雅不作假

性命之說以媒利達而世道與人心俱往矣夫詞章
性命之學猶不能無弊則夫管攝人心扶植世道必

有攸在不然羣居終日翕翕訛訛相與商功利而較
智術弊又甚焉聖朝一視遠邇制度考文嘉惠儒者

隸名者不役于有司其以德行文學進者胥此途出
新州者新學之兆也新學者新士習之機也士無科

舉之累盍亦思古人所謂明人倫者為何事修其孝
弟忠信於家為孝子於鄉為善人於國為忠臣斯無

負於國家設學之意若夫工詞章而不窮其理談性
命而不踐其實其不為功利智術之歸者無幾矣吾

為此

寧德縣學先賢祠堂記宋趙汝騰寧德邑學有
懼

尹李君澤民趙君侁之先進五人坎翁張公翰童溪
王君宗傳拙齋高君願大著余君復信齋楊君復今
令尹徐夢發至則曰是一鄉之善士也盍亦進而尚
友古人乎乃於殿之左架祠宇於其中祠周元公邵
康節張獻公程純正公司馬文正公五先生程張之
門人若游廣平呂藍田謝上蔡楊龜山尹和靖羅豫
章朱韋齋李延平祠焉又祠乾淳三先生張宣公朱
文公呂成公右則祠朱文公之門人蔡西山黃勉齋
陳北溪真西山左則祠黃公景仁益以林君駟祠成
與邑之士友二十餘人書來謁記予曰何邑之小而
祠之盛歟豈欲在人識其小而因識其大歟遂為之
秉筆蓋嘗誦魯論之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夫子
而未如夫子之好學也夫忠信可以受道猶其受和
白而受采然質美矣而不務學則不能無所蔽故有
仁而蔽於愚好智而蔽於蕩好信而蔽於狂學者所
蔽於絞好勇而蔽於亂好剛而蔽於狂學者所以去
其蔽也他日夫子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也惟稱願
以求之者也亦此章之旨也孔子之於門人惟稱願

子為好學顏歿好學者魯子思孟子三人而已孟
子歿千有百年其間豈無忠信之士未有如顏魯
孟之好學也天祚聖宋運值文明篤生大儒以任斯
道時則元公以聖學自任自無欲入而幾於靜虛動
直明通公溥康節以皇極經世之學自觀物入而幾
於窮神知化純公自乾之存誠入而幾於德博而化
正公自坤之敬義入而幾於直方大獻公自知禮入
而達於知性知天文正公自不妄語入而推於篤恭
而天下平是六先生者可謂能繼魯思孟之好學也
是其學豈不足為百世之師歟厥後宣公得於高明
而守以中庸文公得於廣大而約以精微成公得於
博厚而持以悠久是三先生者可繼周程邵張司馬
之好學者也是其學亦足為百世之師矣夫學未始
不由於好好則樂樂則生則惡可已聖人之學所以
為聖人也蓋亦若是而已矣夫子之言豈欺我哉寧
德之邑何止十室忠信之姿何止一士能於游學之
際睹諸儒之知在致正學之宗元則必有躍然會於
心者科舉非所以稅駕而記問詞章詭亦功利一切

曲學瞭然見之如稊稗之害嘉穀則舍九先生其誰
歸歟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茲非諸儒
先之所望於後學歟賢令尹立祠勸學之意歟又豈
非衰拙之望於同心歟記成而授令尹以刊于學

寧德縣重脩學記

若弗及雖然此以科舉之士言也初無與乎人才之
實閩故家星錯基置邇來潛深伏隩不見人而人不
見者多矣若余所及見寧德孫君駢者又豈敢以科
舉之士例視之哉君少年游太學方衆入汲汲進取
之時獨能師其同舍之先輩俞君晰從事於經學世
務及既成進士官于浙往來猶造其師之廬而考業
焉今老矣務學如少年時一日詣予請曰寧德自宋
嘉祐始有學近歲邑再燬於寇火將及孔廟輒息異
哉若或相之者宋末割長溪之半置福安縣國朝遂
升長溪為福寧州而以寧德隸焉至元二十六年州
之守行縣視廟學弗脩界金俾前邑令葺講堂新四
齋兩廡三十年冬提學者命駢掌教事學無廩養士

之粟歲貯于私家非便首營構之而縣大夫議大脩
完乃捐俸以倡諸生亦各出力以助縣主簿董其役
鳩工度材成先聖殿既背加崇祭室回廊靡不更理
繚以宮墻二百八十堵有奇從祀金鄉侯以下舊圖
于殿壁充公邸公沂公配饗西面坐而三公之立
于後於禮為未協迺遵彝式分繪于左右廡以今年
五月告成欽遇皇帝御極播告于天下上承祖訓嘉
惠學校士類莫不聞風以興然勉勵宣明部使者之
職也盍與本原古者建學造士之意以誨飭于邑之
諸生乎為是敢有請其竊惟朱子之道鳴于建閩之
士家藏其書人誦其說而能實傳其道者蓋鮮前此
猶曰有科舉之累也而今無之有能一日實用其力
者乎謂朱子之後不復有朱子余不信也寧德雖下
邑居若其近世若其未遠而孫君又嘗於科舉
之外有所講聞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惟聖朝之敦
儒崇化州縣之為政知本與夫孫君之不矢其所以
教是則可書已邑尉高顯主簿李榮令審柄其
長曰抄兒亦前令方秀仁守白壁也駢云

八國通誌卷之八十四

八國通誌
卷之八十四

